



中國空軍

90 CHINESE AIR FORCE

目 錄

圖 書	空軍幼年學校	1
	鯊魚與野馬	4
	文內銅圖九幅	
	文內插畫五幅	黃 聖 呂 熊
中國空運事業的基石		鄧 漏 禹 5
新疆行		朱 民 威 7
原子力發動機 (美·維理萊作)		孫貽錄譯 10
回憶和美國空軍相處的日子		陳 榕 甫 13
明日航空		孫 揚 譯 18
被難在徐州		庸 夫 19
轟炸飛行到空運飛行		楓 舟 22
硬性糾葛		克 明 24
訪空軍第八大隊		岷 山 28
空行赴華北		天 樵 30
額上的傷疤		岷 山 32

中國的空軍

第九十期

三十五年三月十五日出版

編輯者：中國的空軍出版社

南京白下路東昇里二號

社長：簡 樸

副社長：朱 諸 祖 蔭

主編人：鄧 漏 禹

編輯：陳 榕 甫

本册零售五百元

(外埠酌加郵費)

徵求自由訂戶

預付法幣二千元

總經理：百 新 書 店

總店上海四馬路中
分店上海河南路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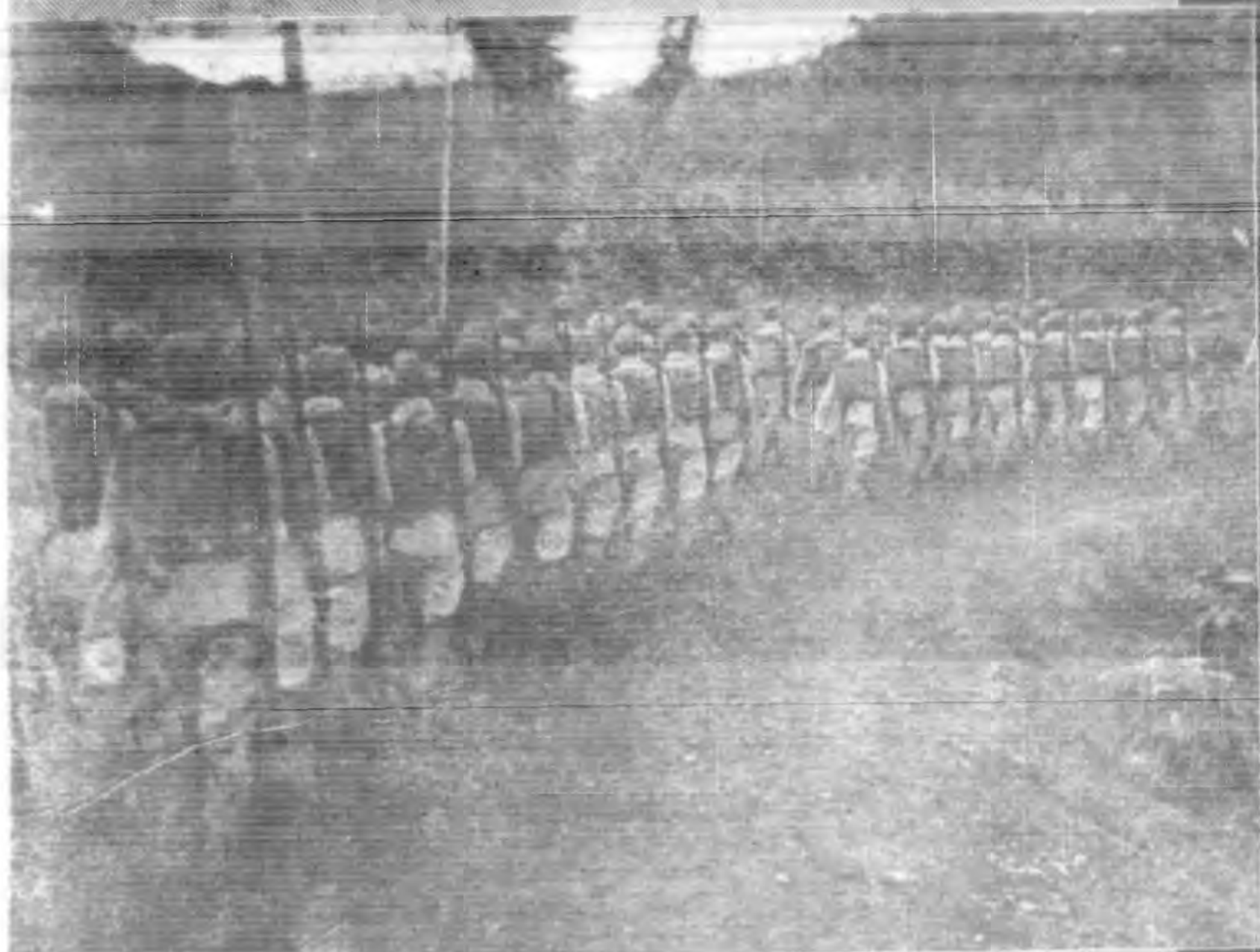
印刷者：美靈登有限公司

香港路一一七號
電話一一六五五

空軍幼年學校

空軍幼年學校招收年滿十二歲的高小畢業生，一切費用均由國家供給。其課程除航空基本知識外，相當於普通中學，分初中高中。畢業後，按其學業成績及體格，分別送入空軍軍官學校空軍機構學校及通訊學校受訓。現第一期學生已畢業，本年秋季為第二期學生畢業之期。

該校設於四川瀘縣，戰時物質維艱，設備尚未臻於至善；抗戰勝利以後，擬遷至沿海一帶，地點尚未確定。



高中部學生野外行軍演習(上)
食物注重營養，分量及種類先
由醫生檢驗配合。(下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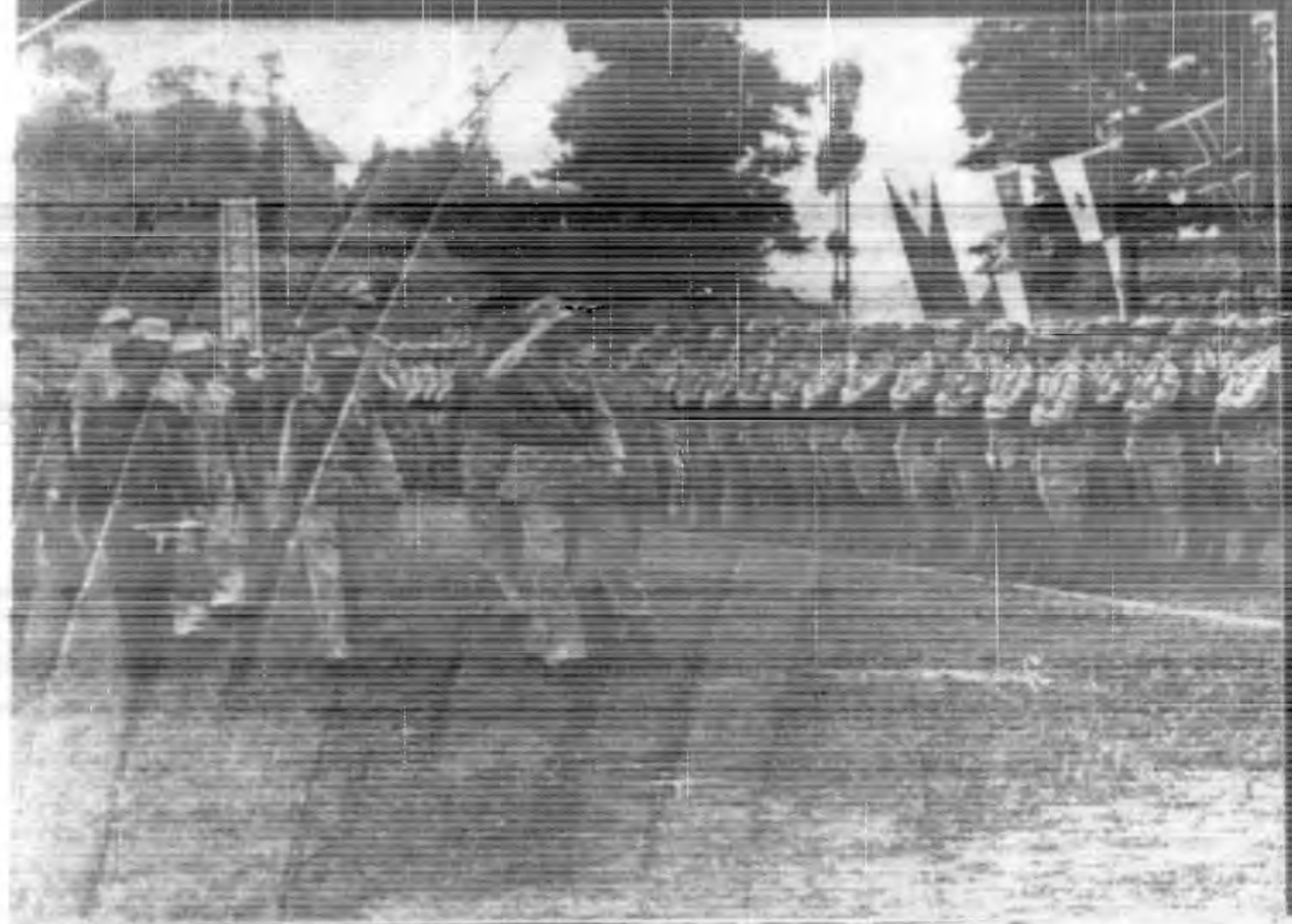
上課時的專心一致（右上）

閱讀自辦的艦報（右下）

第二期學生畢業時舉行檢閱（左上）

畢業生斜倚飛機準備學飛（左中）

整潔的宿舍（左下）





表演自製的模型飛機（左上）
該校對於體力培養極重視，
右上圖為跳水表演，中間為游泳
競賽；下圖亦為體育表演之一。

鯊魚與野馬

當日本零式驅逐機在我國逞兇的時候，我驅逐隊使用マホ（鯊魚）機把它打得落花流水，轉變了天空的形勢。俟マホ（野馬）機出現後，其性能較「鯊魚」更優，日機望風披靡。此二種機在我國抗日戰史上佔極光榮的一頁。



鯊魚機羣（上）
鯊魚機與戰鬥人員（中）
野馬機羣（下）

中國空運事業的基石

鄧瀟禹

兩個公司

中央航空公司與中國航空公司，是中國現時僅有的兩個航空公司。

中央航空公司的全身，是歐亞航空公司，中德合辦。股本的規定，德國佔百分之四十，中國佔百分之六十，技術方面的人員大半是德國人。由於技術的落後，管理的無經驗，中國的股本雖然較多，可是權利方面德國人佔了優勢。

一九四一年歐洲風雲緊急，德國和蘇聯打了起來，德國技術人員被調走，該公司成了一個半停滯的狀態。太平洋的戰事爆發後，該公司在香港的飛機全部被燬，於是中國政府把歐亞航空公司這塊招牌取銷，由中國自辦，改組為中央航空公司，屬交通部，陳卓林任總經理。

首先遇到的困難是飛機，根據軍火租借法案向美國租借的飛機，不能用作民航。另外購買吧，又因為戰時交通的阻塞與乎經濟的不充裕，無法實現。在不得已中想出的辦法，是東拼西湊，拆卸舊飛機，改裝舊飛機。

政府的意圖是，維持這個機構，一切興革的事宜祇有留待抗戰勝利後，重新計劃。

維持並不等於停頓，還得照常飛行，破飛機實

在不能使用的時候，祇有拿出下策；距離日本投降不久，該公司會向商人借款，以黑市價格在美國訂購飛機，這筆賬現在還拖欠着，準備在營業收入中歸還母子金。

飛機的食糧是汽油。過去，租借法案中的汽油他們可以使用一部份。那是經「駝峰」運過來的，每月有一定的噸位分給他們；由交通部分派；可是經過「駝峰」是險阻的，又因軍事的緊急，每月不一定能得到應得的數量。

好在中國人過慣了窮苦日子，最後一着就是借貸，向航空委員會借貸，向美軍總部借貸，凡是有汽油的地方，他們知道了，就像一個老於借債度日日的破落戶，無孔不入。

債既然很平常，營業又不够開支，政府並無一定的補足金，這個在艱苦中撐持家務的主婦，祇有向娘家——交通部乞援，大概每隔一個時候，已經虧欠得喘不過氣來，交通部就指撥一筆專款給他們。

抗戰勝利了，許多問題可能有好轉的趨勢；可是全中國，焦頭爛額的事正多，這塊空運事業的基石，在最近，將不能在上面建築高樓大廈。

中國航空公司，是中國交通部和美國泛美航空公司合資創辦。

成立的時期是民國十八年，那時中國方面由鐵道部承辦。民國十九年，改為交通部承辦，與美國訂立十年合同，雙方股本的規定是，中國佔百分之五十五，美國佔百分之四十五。

期滿後，繼續延長五年，去年應該是滿約的期限；可是舊約還繼續有效，直至最近，雙方正在協商，將原有的關係改進一下；股本的分配，中國佔百分之八十，美國佔百分之二十，大致已成定案，祇等雙方簽字。

該公司的最高權利機關是董事會，中國交通部長俞飛鵬任董事長，副董事長沈德燮兼任總經理，美方有副董事長一人，董事一人。營業與財務方面完全由中國人負責。「機航」方面由美國人負責。

因為是中美合辦，所以在飛機與器材，並不如中央航空公司那樣困難，在戰爭時間，他們的「機航」在印度有相當龐大的組織，把自己所需要的飛機與器材從印度運回來，同時，更從事一種重大的工作，把「物資內運優先委員會」的東西經「駝峰」運至國內。

飛越「駝峰」的堅苦工作，一般人所知道的是美國軍用機，而不知道中國航空公司也分担了這個任務。

這個公司的組織較中央航空公司大，除經常往

來於國內的幾條航綫，河內印度香港台灣等地都已設站，航行有定期。

從這裏，我們知道，中國各種的企業興辦，至少在現階段是離不了外資，離不了外國技術人員的協助，祇要有縝密的計劃，在權益方面沒有損害，應該多運用。

幾個問題

這兩個公司都是國營，沒有吸收民間資本。

使用的機場，是與航空委員會取得聯絡，由航委會指定無需保守軍事秘密的機場給他們應用。中國現在所有的機場，大概都是因軍事需要而建築，自然都由航委會管理，過去是於是，現在是於是，不過非軍事性質的民航公司，應該有自己的機場，這關係業務的發展，關係民用航空的獨立性。

民航的運輸條件有三，即客、貨、郵。從過去直到現在，除了郵件隨到隨運外，運載貨物與搭載乘客，還沒有具備民航的條件。

就乘客言，大概都是官吏及與官吏有關的少數人員，就貨物言，軍公物資多於商品。在戰時，是爲了適應戰爭的需要；在現在，又忙於公務員的復員。

另一個限制是航空檢查所。

航空檢查所的成立，是防止奸偽的混跡，適應戰時的需要。在職權的規定略爲含混的時候，就影響了航空公司的業務；譬如，乘客買票，一定要向航檢所登記，聽候支配；飛機開行之前，航檢所送來一張名單，公司按名單賣票。

運載貨物，過去也是同樣情形，經交通部、海

關等與航檢所幾次打官司，才改爲公司自辦。

據說這個有損公司獨立性及阻礙乘客行動自由的規定，可能自三月一日起取消。

這兩個公司的駕駛員大多數來自空軍，還有少數在美軍服務的華僑及由公司招考而來的。由軍事飛行員改作民航，這是一條合理的道路，可是中國的空軍人員有限，在建設大空軍的口號之下，需要要極多的飛行員，是難有餘裕的人才改作民航。如由公司自行訓練，目前這個機構不能勝任。人才與器材是航行兩個因素，人才無法解決，那麼這個剛露出嫩芽的民航事業是無由發展的。

另一個更爲重大的問題，是中國的航空工業沒有基礎，不能自製飛機，假使專靠外國人供給，自然不是辦法。

可是航空工業的發展，是在各種基本工業建立了以後的事，在中國，談到基本工業，實在沒有什麼可說的。這是一個極不容易解決的問題，關心中國航空工業前途的人士都覺得頭痛。

應該走上民營

依照這兩個公司現在的組織，自有其特點，譬如，政府需要派多少飛機執行什麼任務，公司方面就力之所能及即刻照辦，舉一例來說，假使政府在重慶召集一種會議，不論遠近，不論人數，隨時可派出飛機將此種人員接來，縱使空機去，也不會因爲消耗了汽油而引起營業上的顧慮。

但，這僅是一種方便，在擴大民營事業的原則上講，這不是條件，政府可有自己的運輸機，有偶發事項也可以向公司包用，還是一樣的方便，公司

的本身方面應着重經濟的觀點，營業不能虧本。

談到民航事業發展的，許多人都主張民營，民營才有競爭，有競爭才能有發展，美國航空事業的發達，就是在民營的競爭之下展開的。中國應循着別人成功的路線前進。

怎樣民營？第一，應防止官僚資本的集中。在中國，有一朝裏無人莫做官一句老話，這就是說找了官家的關係一切都好辦。

這種風氣一直流傳到現在，一種事業的興辦，要使它順利進行，全靠關係找得好。

由於找官家的關係，由於生死大權操在官吏的手裏，無形中形成了官吏的優先權。假使一種企業，前程遠大，權益寬厚，官吏既有優先權，就可能發展兩種現象：一，官吏的資本大集中，官吏包辦。二，阻撓沒有官吏資本的集團。

官僚資本大量地打進企業界，官吏本身變成了兩棲動物，（一面是官吏身份，一面是企業家身份。）官吏不應該左右企業是一個問題，如果憑藉官吏的身份營私舞弊將國帑變成私產，那就更成問題了。

所以官吏與企業家應該是兩種人，官僚資本不能獨佔企業。

在過去，官僚資本打入企業界，引起混亂的影響；今後，這個待發展的民航事業，不能使暴風雨打擊它的幼苗。

第二，政府獎勵民營，給民營者多方便利。

中央航空公司與中國航空公司是國營，將來也必是國營，國營與民營同時並進，當然可以，應注意的問題是，不要國營第一，壓抑民營。

新疆行

朱氏威

這裏是人類未曾使用過的產業

我們要我出新疆紛亂的真正泉源

並記張光明隊長在沙漠中探險

空運是急務

在過去，世界各國爭霸海權，稱為海權時代。在今日海權時代過去了，代之而起的是航空時代，誰在航空方面佔了優勢，這個國家就不能欺侮。

世界航空會議舉行過，表面上是發展航空，掌福人類，實際上，都是想把自己的航空擴張大到其他的國家去，爭霸航權。

中國不能把大門關起來，自己的航空事業不能發展，別人就會打進來。假使自己的天空被人；掌握了，那是不可想象的。

再就國內言，怎樣發展交通？建築全國鐵路網，不是一蹴就可實現，使長江黃河及其他的河道達到最理想的航行，也極不容易實現。目前的捷徑，就祇有發展航空，把空運高度化，跨越西南西北的山地和沙漠，把遼闊的土地縮為一點。

中央航空公司與中國航空公司是兩塊空運的基石，我們要愛護這基石，進而擴大中國的空運事業。

飛行旅途原本是一件不大頂愉快輕鬆的事。

重又閉上了眼，我思索了一下自己的事，我本想回到四川去了，以便早日侍奉母親重返八年歸不得的淪陷家園；可是，在日本投降前到了蘭州之後，聽到原子彈——蘇聯參戰以及最後日本投降的消息，我既到了西北，若是不去一趟新疆，日後有無機會再去，實在是問題；那麼去一次新疆吧，以免日後再思念他。

張光明隊長自己也在說，三天前日本投降之後

張光明隊長把飛機滑走到起機線，就加大油門飛馳過跑道升空了，從玻璃窗看下去，蘭州機場由跑道擴大到全場面展開着，終於全蘭州黃色屋頂的市區，黃色的黃河；青色的皋蘭山與中山林全都展現了，送我登機在機門前握手的金輝弟已是一顆小芝麻粒了。我由地面逐漸升到一千尺，二千尺，

三千尺的天空；地面就如大幅大幅的山河供我瀏覽；而平素知交的友人却成了小芝麻，可是小芝麻卻仍然發着燈光，像黃河奔流中的一朵白金色的小浪花吸人眼目一樣，這是物的世界中一點人間味吧。

我不能不由外界望到機艙里來，機艙里的人在兩邊機壁旁坐着，我略為看了一下；這里面有中將將軍，有國民政府次長，有師長太太，有高級官吏，還有一位維族參政員，與其維族的跟班。

我照例是靠着艙壁，閉起眼睛養神假寐，我記

住中將以及政府高級官吏是風紀扣都扣得整齊的挺直坐着，因為是同機而湊在一起，身份的矜持與發動機的噪音使得大家無法交談，於是各人都儘量保持骨架而勉強着自己的身體，那空氣叫人沉悶到只想逃避。

等我打了一個盹，睡醒開眼睛向鄰座們一瞥，看到中將的斜皮帶解了下來，風紀扣與第一粒銅扣解開了；軍帽不在頭上却擺在行李包上；次長由他的隨行視察人員幫助用枕頭，毛毯造了一個軟和的坐窩，次長由鉛質硬殼上移居窩中，身披黃毯禦着寒冷，夜間私室里用的白睡帽覆在頭上，像一個病人似的靠坐着。師長太太在胸衣下喂着孩子的奶。維族參政員要嘔吐的樣子瞪着大眼睛。

我覺得這很好，在我們之間，矜持逃亡了，人間的自然隨和味道濃烈的散佈着，何必耍架子呢！

，空運隊奉到命令，一切大小任務都停止，全部飛機集中成都檢修聽候派新的任務。可是新照局勢却勢他的駕，定要他來沙漠天空探險，張光明大着嗓子說「在成都，我把他們空軍節舞會都籌備週全了，就在今晚，他們要在新南門外生生花園里狂歡了，我却倒要到新張荒漠的上空來飛行。」

他快樂的裂着大嘴嘲笑自己的遭遇，像他胸前那圓月形隊徽里踏着沙漠行進的駱駝似的，他這麼瘦長的個子，正是一隻駱駝呢。

此刻他正在駕駛員艙里用雙手微微移動黑色駕駛盤，在他眼底下，是一排儀表以及玻璃窗外的甘肅走廊，像一隻有聲無浪的航船。這飛機三點鐘之後到了嘉嶼關。

嘉嶼關大家匆匆吃過一頓午飯，我却飽吸了嘉嶼關站部的方形建築型樣，最令人深記的是深深的井，用繩子放吊桶下去要很長的時間才吸上一桶，可是這一帶一遍平沙，河床在大雨時有水，春夏化雪時有水，此刻却乾涸得像平坦沙地，沒有水塘，沒有取水之源，只有「井」是救渴的上帝。

嘉嶼關站部的粗壯白楊也令人長記不忘，白楊像西北高原沙漠里的人，不生則已，生長出來，根根是粗壯青翠可愛，這種精而稀的現象只有西北有，西北是不易令弱者生存的。不強則死去，活下來必能適應粗獷的狂風、嚴冬與廣闊沙漠高原，且能征服牠做主人，否則只有埋在黃土下。

後來我在迪化與一位四川小脚老太太接談，才知內地漢人來西北亦必能受苦方可適應。這位馮老太太二十歲嫁給一位雲南籍的馮先生，隨馮先生入新疆一路是坐大車入迪化，後來隨馮先生赴南疆阿

克蘇任所，一路只有騎馬，這位新嫁娘也就騎馬走了六十八天。如今，你由四川搭木船下到南京要五十天就已覺這是最苦的事，若比起馮老太太如何？嘉嶼關站起飛以後，沿途更加荒寂，棕色的沙漠與戈壁，一片平壤的不毛之地。

就是這些大地，全世界都在注意牠，這是人類未曾使用過的產業，有一天，人類數量多到必需大量到這里來的時候，這地方也就成了「新東北」或「新大陸」那般吸引了。這時代終必來的。

過天山時，見到棕黃色山脊上有黑綠色林木，張光明隊長爲了叫我們看一下天山上的大白池，特地靠近天池繞飛着，使我們在碧綠的天池上空經過。

落在迪化市外的機場上，已是日落時分。機場上的場仗與兵大多是有鬍子的維吾爾族人，他們穿着灰色軍衣，灰軍帽，像一個內地的士兵，但鬍子與臉型使你感覺到他的血不是漢人的；他們還自己說着維族的話，那又是我們所不懂的。

乘一輛裝客卡車到站部，住柳博我兄處。當晚站上在慶祝空軍節，禮堂上演平劇，因爲是勝利了，而且又逢到空軍節，所以唱戲的與演戲的雙方都很愉快。

當晚其昌甥與一位熱哈薩人馬夫駕了一輛輕軟的馬車把我接到新疆省建設廳與何毓秀姊及余凌雲兄會晤了。這個沙漠中自有好住處，他們的小庭院有各色的洗澡花，有各色盆景，黃土背景是單調的，但花草却滋長出色彩來迷人。談話後離亂，毓秀姊談她由屯溪坐汽車到重慶又去屯溪又返重慶的長途經驗最後來新疆在酒泉與哈密飛機失事的遭遇，

這位脆弱的夫人經過這些年苦難，今夏幾乎病死于迪化，卒又保養成今日的豐盈笑容。（後來余廳長夫人因迪化危急，又坐飛機撤退，到酒泉又坐汽車經二十八天始到重慶。）

出建設廳又是夜間八時，看見天光如青玉古雅，無月，太陽早落於地平線下，這就是西部夏季的奇觀。

夜宿在孫學明兄處，談東說西至深夜。

在迪化的時日不多，但烏魯木齊河以及河畔公園我去過，去過水磨溝看段開宗弟主持的硫酸廠，去過畜種場看中國西部的馬，這個畜種場的花壇尤令人心醉。其鈞甥女與其昌摘了好多花放在馬車上，給馬頭上插上幾朵。就在場外去吐魯番大道上馳馬奔騰，他們都是江南的文弱孩子，到了新疆居然很快適應了這兒的生活方式而且可以縱騎，這真是一件令人見之愉快的事。

我們坐在林蔭下很久，剖西瓜，吃香烟，聽著蜜蜂嗡嗡的在花間尋找花粉的低鳴，而不覺一個長夏日子就過去了。這幾個江南人似乎佔有了這片豐腴的花園，當然我們不會在這里一輩子住下去的，我們嘴裏談着眼前與身邊事，心中却想着成都，重慶以及家鄉蕪湖，上海，南京。

不時有騎馬的哈薩克人在園外大道上哼着哈族歌慢步走過。這些人不是亂源，因爲他們也渴求和平生活，真正新疆的紛亂泉源還得去尋找。

我們去過盛世才常去的溫泉洗浴，那一隻小池子雖可洗浴，却不能游泳，但池水硫磺質極多，如油浸在身上。

我得提一下和平以外的戰爭。

張光明隊長到迪化之夜，東花園里朱紹良長官就請空軍陳漢章參謀長約他去，當晚談定次日去投子彈糧食給被圍在承化城中的宛師長。八月十五日一早張光明就帶了副駕駛員張銘玉，通信員陳江虬，機械士郝新玉盧全德起飛赴庫爾班特通古特沙漠北邊的承化城投送四十四包彈藥糧食。當晚宛師長有電報來說收到了三十三包，不久，其餘十一包也在城郊山中找到。

承化城是在哈薩克包圍之中，故中央命宛師長死守。承化往西南的交通線已斷，只有空中接濟一途。那里面除了步兵之外，還有無線電台，電台里的人都是江浙人。這些交通部員工做着純粹的技術工作，不惹政治方面出了毛病使他們升為第一位戰鬥員，他們是無負於國家的，不知國家對他們家屬是否顧及？

二天後張光明隊長又奉命第二次投送物資到承化，計送去四十五包，當時送到四十四包，隔一日那一包也收到了。張光明隊長對於沙漠地區的飛行，自問是有把握的，他是遼寧省人，在新疆住過三年，作橫渡伊爾迪化哈密至蘭州線飛行在三十次以上，由迪化往西北到阿爾泰山以及塔城的航線他也飛過。當年在伊爾空軍教導隊中隊長時，他因為愛好行獵，在伊犁河上騎馬找獵物，十二天不會下過馬，就那麼慢步所之的過了十二天遊牧民族生活，他說：「事兒不會完的，人活着，就有事，我們是注定了幹一輩子，幹到老，幹到死！」

他不久又奉命找一個沙漠中的小村落叫「賀布克」去投送彈藥，這次他飛到了「賀布克」村落，但下面陸軍不會做信號表徵，他想或許是撤退了，

低飛了數週只好回轉來。

對於這種勞而無功的飛行他最感不愉快；因為他得在飛機里裝幾大桶水，糧食，輕機槍，獵槍，以便一旦迫落沙漠中就要準備在叛亂的哈薩克民族與沙漠的陷坑中找一條生路回轉來。

張光明隊長高身材，呈現精瘦，發音洪大，像美國電影中加來古柏。愛笑，與人很隨和，對業務極認真，玩時却像一個小孩子，求痛快，討厭繁鎖。

在迪化五個機場上，都有飛機駐紮，原因是中央不願失去這個省區，可是政治上多少年來因為抗戰以及其他因素弄得沒有效率，所以軍事統禦在這里，成了正常手段。這件事，也如新省哈薩克族叛變一般，弄不清誰是最根基的因素，已經存在了某種事實，在使用中的轟炸機隊與戰鬥機隊於沙漠中的責任也就可想而知了。

蘭州空軍司令部經常有一位大員駐迪指揮空軍業務，我去迪化時是參謀長空軍中校陳漢章氏在迪，我們是早先在漢口第一大隊相識的，他為人爽直，南方人，却在天津生長，八年在空軍中出生入死多少次，以飛機炸馬當敵艦出名，如今他已做高級幕僚長了，還不脫做部隊長時代的剛毅。

我看到馬伯周隊長，鄧偉毅隊長則在烏蘇前線，這裏的空勤人員以及地勤人員還得在戰備中緊張着，大家都以為：「我們是在倒囊的地區中呀！」

我原想去南疆以及前線一些基地的，可是戰爭結束以及一天一天報紙上的東歸消息刺激我，新疆交通亦不方便，我只好張光明隊長東飛時又隨原機離迪化向東行。這天也是好天氣，但雲高一萬

六千尺，風速三十五里一小時，有發生沙陣可能，所以在我們到嘉興關時，剛落地不久即起了沙陣，四十分鐘之內天空一片昏暗，是四十公里時速的狂風捲起地上的沙粒所致，若是不早於沙陣二分鐘下落，就只好在天空巡飛，等沙陣過了再落了。

在嘉興關站上一夜，張光明隊長談了一段往事，他原是驅逐機飛行員，在歸德上空一戰，我機三架被打壞，他跳傘落下，敵機繞着他射擊，擊斷四根線，如果再打斷幾根他就跌死。下午聽風雨，至夜，他行獵打黃羊的念頭也打消。

次日起機向蘭州飛，他指着沙漠中一顆綠樹以及一堆土說：

「這就是駱駝航海的南針。」駱隊憑藉這些小目標走着才不會迷道。

張光明隊長一邊駕機一邊指着下界：

「你看，那是乾河床畔的一座城池模型，早先都是有人住的，可是一陣風沙，那城池及其附近千畝良田全被沙堆蓋着，農夫沒有大的力量除去田地上的幾寸厚沙，只好遷移逃亡，以至原住處成了空城！」

他像沙漠專家，一本一本的為我展讀中國西部沙漠史。

當我回到比迪化略為進步一點的蘭州，我覺得思歸的心更濃厚了，我在中正公園里嚼着瓜子，聽一些鎮江口音的老太太在跟孫子說回家的路線，我想，我一定得回家去！

戰爭完了！回家去！這些留在西北烽火中的江南人，下江佬，多麼羨慕回下江去的人呵！要瓜代留在新疆的人呵，不要叫他們老死邊戍！

原子力發動機

美·維理萊作
孫貽錄譯

飛機可攜帶原子彈去燬滅一個城市，却能利用原子力作飛行動力。

這種飛機如何製造，本文提供了幾個原理。

原子力應用於飛機的航行，在今天已不是一個航空上的議程，問題僅在如何製造。

除非把關於原子能知識的每方面都在以後許多年中一直保持軍事秘密；否則，使日本投降的那個炸彈，也會很快地改變方式而產生其他原子能在軍事上的應用，因而開始出現一個普遍應用原子能的世紀。我們可以很有把握的說，在這種新發展的範圍

中間，航空是最受牠影響的項目之一。

說來都奇怪，這個發展將會把蒸汽動力的飛機介紹出來。這種飛機當然將稱為「原子力飛機」，這名稱是不會錯的，但是，亦許必需藉藉蒸汽動力，從鈾原子解放出的極大能力才能被利用。至少，這是目前所知道的唯一方法，這方法是利用爆破原子中的能的十分簡便的方法。從工程的觀點說，這方法另外有一個益利，因為牠不會在設計中引起許多新的和未知的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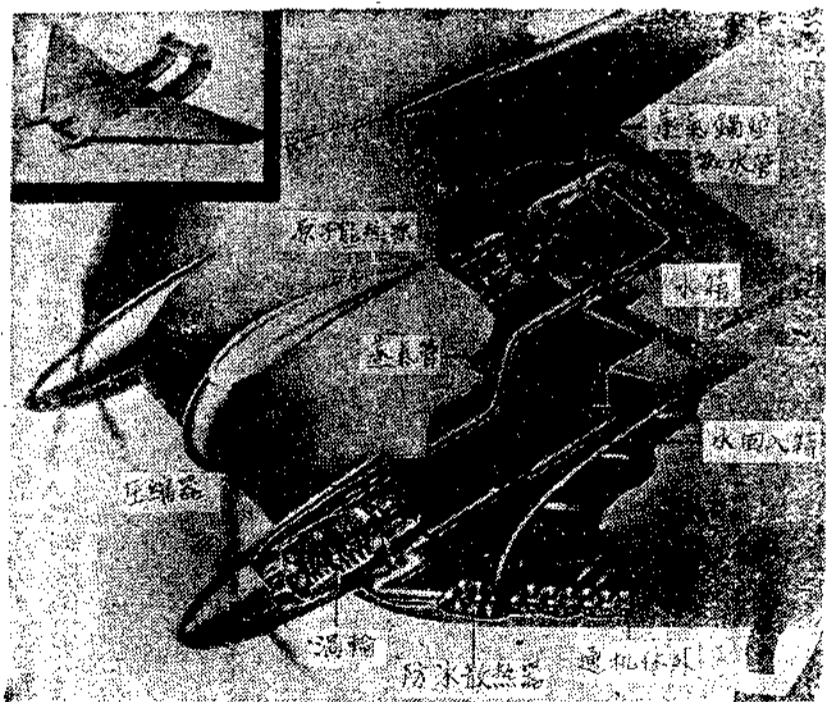
也許任何人都都在想像，這種飛機的發展成功不知將是何年何月以後的事。但這裏可以引用一個原子能已被計劃（可能已經被應用）用於火車頭的例子。根據最權威方面的消息，以及已經公開發表的消息，一個紐約中央鐵道的火車頭已在作這種實驗，而很多才能卓越以及有名的工程師正在為這件事工作；另外，英國飛機工程

師的意見已經表示，應用鈾以及用重氘（Deuterium Oxide）作為促使劑（Catalytic Agent）產生推進力的可能性，在航空上會產生莫大效果。英國已經在研究這個問題，打算在可能的最短期內把牠實現。假如在從事原子能整個研究工作中

成為我們合作者的英國是在忙著原子能飛機這問題的話，可以很合理的斷定，我們

的工程師們至少在這問題上，和他們已經達到同樣成就。

但是，講到原子能以及它可能用作飛機動力這個故事，在這裏必須從頭說起，就是從原子是由更小的微質



上圖為一架想像中的原子能飛機（左上角），及其引擎剖解。它應用原子能燃燒的蒸氣渦輪，馬力大，航行快，永遠不需要加燃料。

所形成這個發現說起。這個發現的歷史是並不久的。

在這發現以前，關於原子是什麼以及他的性質如何這一類問題，已有一個適合的學說。舉例說，如果你把一小滴水之再分，你必然會把它分至不能再分，而它本身還是水的極小點。那就是水分子。如果你再把那個水分子分解，又可以得到兩個氫原子和一個氧原子，而至此你就不能再分了。物質的原子（當時只知道有七十種）而現在我們知道至少有九十四種。由子種種不同的配合，可形成無數無數不同的組成物。你能把這些組織物用種種不同的方法使之改變，例如用加熱，用各種酸的作用等等，但這些方法只是把原子重新配合而已，各種原子的本身在這些過程中是不受影響的。沒有什麼能使原子變化。

上面的話除了最後一句以外到現在還是對的，但在發現原子還是由更小的質子 (Sub-atomic Particles) 所形成以後，使原子起變化是可能的了。原子所分出的這些更小的質子中之一是一陰電子 (Electron) 它本身是一種陰電能，但其形態是極小的一個物體。原子分出的小質點另一種是陽電子，(Positron) 負帶着除電能，但較陰電子重約一千八百四十倍。第三種質點是中子

(Neutron) 大約和陽電子同樣大小，但不荷電能。

以後人們漸漸知道。這此質子如何構成原子。在最輕和最簡單的原子——氫原子中，一個陰電子繞着一個陽電子轉，重氫的原子核中有一個陽電子和一個中子。氦 (Helium) 原子有兩個陽電子和兩個中子，以及兩個陰電子繞着牠們旋轉，這樣下去，各種原素的原子愈進愈重和愈複雜，直到頂點的鈾金屬原子素。它的原子核中有九十二個陽電子和一百四十六個中子，一層九十二個陰電子在外面繞旋。

人們知道這些知識以後，當然會疑異那些較重的原子是否會如較輕的原子一樣凝聚在一起。物理學家便開始把氫和氦的原子核以及一串陰電子向原子射擊，但通常沒有多大成功。然後在一九三九年，恩列柯·弗密氏研究鈾而獲得一個發現，那個發現最初並不很確定。但這個相當複雜的問題到底在已滿一年的過程中解決了。

主要的事實是這樣，鈾原子不像通常受中子衝擊之下僅受破裂，而是分裂成二。這現象發生于當已經過負 (Overloaded) 的原子核接受到另一個中子的時候。然後它便分裂，組成兩個新的原素的原子核，放出了四個中

子以及大量的熱能。這種過程被稱為潰破或爆炸，學名叫作「原子分裂」。

問題在於必須是一種特殊的原子核和特殊的中子。普通的鈾原子不會破裂。必須是種比較稀少的鈾類。這種鈾的原子核中要只有一百四十三個中子和九十二個陽電子（因此稱二百三十五號鈾），而且中子也必須是慢的一種。要能發生破裂的效果，中子的巡遊速率只能有大約三千一百英里的時速，而通常總是七萬七千萬萬時速。因此，第一次爆炸的原子核中放出的四個中子由于太快，便不能把其他原子核引發。

把中子的速度緩慢下來這問題初看似乎是不很可能的，因為中子的射透物質能像光透過一塊光學上最好最明潔的玻璃那樣容易。中子穿任何物質的原子似乎只是輕易的越過而已，不會改慢牠的速度。但當中子所穿過的原子很輕，重量並不比中子重，或者重得不很多的話，情形就不同了。

這情況中二者都相互衝出，把速度平分，就使中子的速度差不多減少一半。經過九千次衝撞以後，以前速度很快的中子變成了慢的中子了。因此，在你要把原子逐一擊破的鈾的四週，可以圍之以水，因為水是富于重量很

輕的氫原子的物質。

如果把若干 $^{235}_{92}\text{U}$ (二三五號鈾) 浸入水裏。一個慢中子進入，鈾原子中間的一個便會被這慢中子所擊破。(如果你願意，可以放進一個產生中子的來源，鐳 (Radium) 和釷 (Thorium) 的混合物，鐳的放射能使釷放出中子)。然後第一個原子的分裂產生四個中子，這四個中子衝撞過水裏的氫原子便立刻改慢了速度，到足以引發更多的原子分裂——然後這鍊式的作用繼續發生。

現在我們知道這種連鎖性的動作並非爆炸（如何致使這作用這一點，將在長時期中是一個軍事秘密）而是原子發射熱能。雖然這種原子熱能的程度和化學作用產生的火災不能相比，但原子能熱能產生極大的熱量。水當然會吸收熱量而化成蒸汽。如果讓水化完蒸汽，中子便撞不到氫原子而它的速度便不會變慢，而鈾原子分裂的連鎖作用便立刻停止。如果不讓水化走，或者經常加進新的水，這種分裂的連鎖作用。便會繼續進行至幾百年。一塊在鍋爐裏的鈾好像永久燃燒的火，這永久的火非但能延遲至鍋爐支持的時間，並且能延持得比製造這鍋爐和放置鈾的人以及他子孫的生命還長。

如何才能使這種現象利用在實際的目的上呢？

第一個想頭當然是一個蒸氣渦輪，這個渦輪和其他以每磅重量能產生多少馬力來計算其效率的蒸氣機相比，必須是高明得太多的。很多輪船是用蒸氣渦輪為動力的，而蒸氣渦輪對於火車頭也很適用，但普通蒸氣輪絕不能用於飛機，這種引擎非但形體笨大，而且太重，特別是燃料的重量不可想像。

但一磅^{U-235}在燃料的價值上等子五百萬磅煤。如果不必攜帶任何燃料的話，蒸氣渦輪對於飛機是適用的。而一塊鈾的重量大可不必計算。現在這不能對一架可能的鍋爐的大小有所詳細的計算，但我們可以預想一下，一架原子能飛機的各部份機械結構，可能是如何安排。

蒸氣鍋爐當然是會放在機身裏靠近重心的中間。鍋爐可能是輕型的，在若干方面和目前的一般式樣不同。第一牠沒有火箱。火箱的職務由若干^{U-235}所代替，這^{U-235}可能裝置在一個耐熱合金管中，而能整個放入或抽出。原子能鍋爐機和一般鍋爐不同的第二點是人們在外面看不到這鍋爐。這是為了保護駕駛人員和乘客，使他們避免被越出的中子所傷害。保護

的方法僅須在內部放一層鈾(Cadmium)。鈾能吸收大量的中子，而自身在這過程中不起變化。鈾具有大量不具有放射性的同位素(Isotopes)，因此對這項用途極為適合。

照目前推測，鍋爐所產生的蒸氣可能經過一段管子送進裝置在機翼中的渦輪。這渦輪會是製得非常小，可以放在機翼裏而不需要突出部分。但這樣小的渦輪可能有極高的轉數，因此齒輪體系的應用便成爲必需。如果

齒輪有數套，牠們的直徑也必須做得很小，可以裝在機翼裏而不突出。這樣，我們便可能有了了一個航空學上理想的推進器，附着在飛機兩翼而不攪擾平滑的氣流。

顯然的這樣一架飛機會是有最順滑的氣流而且對於引擎的操縱會變得大大的簡單。至於重量，自然是大型的飛機更有利。飛機愈大，牠總重量和機械重量的比率便愈好。另外還有一項優點，在飛行上這

會被看成主要的優點；就是防水作用。渦輪中的廢汽可以對於機翼加熱而使他避免結冰。

在第一架原子能飛機被製造出以前，當然還有很多地方必須加以研究，但現在可以明顯的說，在許多方面這會是一種性能優越的飛機，特別是對於一架大型，有很大載重和中等速度的飛機，更能顯出性能的優越。

秘密炸彈「蝙蝠」

由美海軍機上投射出來，以「雷達」(自動瞄準器)導引至數哩外目標之飛彈，曾於去年的戰爭中摧毀許多噸日本的戰艦及商船。這是一個國家在戰鬥中連續應用的第一批完全自動導引的投射武器。

這個被嚴謹守護的戰事秘密和巧妙的武器會被冠以「蝙蝠」的祕名，暗示這個武器運用的原理。活的蝙蝠發出短的聲波，以其回聲導引它自己，而飛彈則係用「雷達」投射到目標上的回音來指揮。

「蝙蝠」上的雷達駕駛員較日本的神風式上用馬鹿炸彈的真人駕駛手更有效。雷達駕駛員能在任何情況視界下「看」到目標，較真駕駛員反應得快，需要的空間較小，而且絕不會被打死。飛彈駕駛員的技術是在工廠中裝設在炸彈裏的。由飛行在

選定目標之大炮射程以外的海盜式海軍機放射時，「蝙蝠」一離機體，便成爲完全自動的。此一武器可迅速的隨目標船隻之迴避運動而跟蹤它，且其高速與小型幾乎可避免日本的高射炮火。海盜式上每翼均有攜帶一隻「蝙蝠」的裝置。海軍少將普萊斯麾下的第一艦機隊所屬諸陸基偵察隊皆會運用「蝙蝠」在太平洋前進地區對付日本的船隻及陸地目標。

它可在白晝或黑夜及任何天氣下投射，然而目標一定要確實辨別清楚，因爲「蝙蝠」的駕駛員是不會分別敵友的。這個雷達導引的炸彈，約長十二呎，翼長十呎，帶有大量炸藥。它的速度與一個飛機速度相差無幾而其射程之遠足使母機在敵人的最遠高射炮火射程外自由運用。

回憶和美國空軍相處的日子

陳榕甫

在滇東陸良基地，我和美國空軍部隊一同生活過四個月之久；那正是日敵投降的前夕，在中國戰場上，先是敵軍發動了湘西的大規模攻勢，終於遭受我重大打擊後潰退原防；跟着西南方面由美國裝備訓練完成的國軍反攻部隊，長驅入廣西境內，連克南寧柳州桂林諸大城市。就在這時前後，滇境美軍基地上的空軍戰鬥部隊的作戰任務，是顯得格外緊張而熱烈；尤其空運部隊，其辛勞和繁忙的程度，遠超乎以前作戰的任何一個時期。記者得有機緣與美軍中各階層人士接觸，親見他們戮力奮戰的情景，並曾留心觀察他們的工作精神和日常生活情況，深覺中國戰場對敵戰爭的末期勝利，得力於美空軍協助之處甚多，同時美空軍組織上的許多優點，大可作為我國今後建軍的良好借鏡；所以特地把所得的一些具體印象連綴起來，作成一個綜合性的報告，藉供各方面的參考。

基地素描

陸良機場距離省會昆明約八十公里，那原是一塊十分荒瘠的紅土平原；南盤江的源流，攜帶着重濁的泥沙，經由這裏東向黔桂流去，陸良城西的江面上，有着一座雄偉的石橋名叫西橋的，陸良機場就建築在這橋畔。

這個機場的規模可算是宏大。記者服務空軍

為時年餘，曾參觀過大後方各重要空軍基地，但當我由昆明乘着汽車第一次來到這裏的時候，仍然感到像一個鄉下人初次進城樣的，所觸目的盡是新奇的事物。一直等到留住過一個星期之久，並藉着一次隨機出征的機會，對全場情景作了一次「鳥瞰」以後，腦子裏纔印上了一幅機場的粗淺的輪廓。

單就設備來說，記者曾在美軍基地司令部檢閱過全部中國境內空軍基地的設備圖冊，那上面載着陸良機場主跑道的長度為一萬英尺，居全國第一位，較之有名的川西四超級空中堡壘諸基地，尚有過之。實際上，這機場除了主跑道供轟炸機羣和大運輸機起落以外，還有副跑道，滑行道，和專供驅逐機交通機用的短跑道，以及緊急着陸場。（飛機發生故障後迫降此場內待修。）場內房舍林立，道路縱橫，有指揮作戰的高級司令部，有修理飛機的巨型工廠，有儲積軍需品的庫房，有設備完善的野戰醫院，更有那堆積成林的桶裝的汽油，和各類重量不等的炸彈。

這裏所駐紮的美空軍部隊，有着陳納德將軍部下第十四航空隊所屬的六十八聯隊，和第二十三驅逐大隊，這些都是勇敢善戰的隊伍。第二十三驅逐大隊的前身，即是那聞名全球的A.V.G.「飛虎隊」，（飛虎隊於一九四二年七月四日改組為美空軍第二十三驅逐大隊，至一九四三年三月十日，始正式

成立第十四航空隊。）這大隊裏直到如今還存在着不少當年志願來華助戰的「飛虎隊員。」

陸良機場除了駐紮作戰部隊以外，也是美軍在中國的空運部隊的重要基地之一。美國的空運飛機，運輸租借物資，越過中印間的駝峰以後，首先便



陸良西橋

在這裏落腳，經由這裏再繼續分配轉運到更接近前方的基地上去。但大部分物資仍是供給滇境中美陸空部隊裝備與作戰之用。至於回航印度的飛機，則大都帶運些中國對外貿易的輸出物資，如錫，錳，桐油，猪鬃等，也多在這裏裝上飛機。

一走進機場，最使你驚訝不已的，便是那滿佈在停機地和滑行道兩旁的各色各樣的飛機。天空中沒有一刻靜寂過，那一片飛機發動機的嗡嗡聲響，

無間歇的傳達到你的耳鼓裏，初來會使你感覺有些不大習慣。夜晚更是空運忙迫的時刻，機場上到處燈光明亮，跑道盡頭的紅綠飛行標誌燈，更是鮮豔奪目。仰望天空，飛機上面的夜航燈光和宇宙間的星光，幾乎無法分辨開來。看了這份情景，會使你忘却原是置身在一個荒僻的原野裏。

機場的一角

我很欣幸我得有機會見到這基地上一些熱鬧場面，去年五月中旬，正當湘西會戰吃緊的時候，國軍新六軍（由印緬遠征歸來的美械部隊）全部奉命馳援芷江，美軍調集空運機數百架擔任運輸工作，那些時候，每天平均每兩

分鐘就有一架飛機起飛。大約祇花費七八天工夫，全軍人員便都輸送到了前方基地，連最笨重的武器車輛驢馬，也一件不遺的從空中載運過去。這場面就連一度出國遠征習見美國龐大軍備的國軍官兵們，也覺驚奇。

順便我要提到這基地上所習見的飛機的種類。作戰用的飛機，有B-24式四發動機的重轟炸機，P-51式雙發動機的中轟炸機，有P-51式遠航戰鬥機，P-47式高空戰鬥機，P-61式夜間戰鬥機，以及P-38式快速偵察機。甚至B-29式超級空中堡壘，也會幾度利用這基地，向遊弋在中國東南海的敵艦船出擊過。這些都是美國出產最新銳的作戰飛機，其性能，速度，火力，裝備各方面，都居全球第一流。也由於牠們所發揮的強大威力，纔使我們緊握住了整個中國戰場上的制空權。至於專供運輸用的飛機，則有四發動機的C-54式，和雙發動機的C-47式。牠們都有較大的載重量，自從中印航空路線開通以來，就一直肩負起維繫中國對外交通運輸的重任。

從天空鳥瞰機場，除了幾條長而直的跑道和成行，成列的飛機機羣以外，最引人注意的，便是那高聳在天空中的昇降指揮塔，這是指揮飛機起落的一個重要設備。在從前，飛機在場上起落，靠着地面勤務人員用紅白旗和丁字布來指示，或者機上人員以搖翼動作傳達自己的意向。現在則由於航空無線電飛躍的進步，陸空兩方面可以隨意聯絡。指揮塔裏的少數工作人員，就利用着這種進步的無線電聯絡方法，直接與機中飛行人員通話，藉此指揮日以數百計的每一架正待起飛或者正待落地的飛機，

依次昇降，使不致有互撞或爭先恐後的意外情事的發生。這指揮塔的作用，誇大一些來說，牠便是指揮全場飛機活動的神經中樞，在基地時，我常愛獨自站在那塔四周的欄杆邊上，瞭望全場飛機活動的情景，我設想假若沒有這個進步的陸空聯絡的裝置，這整個機場會要亂成甚麼樣子？每天又會要發生多少幕慘劇？

在這基地上，日以數百計的飛機的活動，所消耗的油量是可驚的。以前汽油完全由印度空運進來，不時會感到作戰供應上的缺乏，但估計一下幾年以來所耗費的總油量，仍然是一個相當巨大的數字，你祇要一看機場各處所堆積的大量廢棄的油桶，便可以推想得到的。（廢棄了的五十加崙裝的汽油桶，陸續堆積在機場的四周邊緣上，日久就形成了一道衛成機場的自然界牆，這道牆達十數華里之長，另外在通往機場的道路兩旁，也有成千成百的油桶到處堆積着。這種油桶，軍中視為廢料，附近居民可自由取用，不加干阻。）一直待到中印油管工程完工開始輸油了以後，經由昆明修了許多支線通到附近各空軍基地，汽油的來源纔較前寬裕起來，但這僅是日敵投降兩個月以前的事。我會親自見過陸良機場附近油管的敷設情形，所謂油管，原是一種直徑四英寸的鐵筒，每節長二十英尺，節與節間，用螺絲擰緊，看去就像是放大的自來水管一樣。油管大半就平置在公路的兩旁，也有的埋入地裏。機場裏築有地下油池，經由油管輸送過來的油，經過一番過濾手續後，流進油池裏儲積起來，隨時供給飛機燃料之用。這種地下油池，大都建築在滑道行的兩旁，以備飛機落地以後或起飛以前，可

本即把油加足。這樣的加油設備，應用起來感到非常利便；普通一架發動機的運輸機，祇需一兩分鐘便可以加足牠所需要的定量的油；但這在應用舊的人工方法時，常是需要花費兩三個鐘頭的時間的。

汽油可以利用油管輸送過來，但大量的炸彈和槍彈，仍賴空運接濟；由於機隊戰鬥行動的頻繁，每月彈藥消耗的數字，也是十分巨大的。存儲彈藥的庫房裏，經常堆滿着各類重量的炸彈，有重達一千磅至兩千磅的，以次如五百磅，二百五十磅，一百磅的，還有小型的殺傷彈和燃燒彈，每個重二十磅的。每次出擊應用的炸彈種類，都是按照飛機載重量以及目標情況所需要的爆炸力或破壞力而配備妥善的。就是信管的裝置也一樣，信管有落地便爆炸的瞬發信管，有延期數秒鐘乃至數分鐘之後方才爆炸的延期信管；前者大多用之於高空或者中空投彈的時候，以便可以即刻觀察得到轟炸的效果；後者則用之於低空俯衝投彈，爲的恐怕炸彈立即爆發後的破片，會傷損及於飛機的本身。

戰鬥前後

人人都稱道美國是一個富足而且生產力雄厚的國家，因而美國對作戰的看法，與一般國家顯然有所不同。直率一點說：美國軍隊常是憑藉着本身物質上的優越，以壓制敵人終而使敵人屈服的。但這並不是說，美國軍隊會不肯犧牲人力，而祇是說，在爭取勝利的過程中，運用着最大的物質效能，儘量減少人力的犧牲而已。事實上在許多種特定的場合裏，美國士兵們也像世界上其他國家堅強的軍隊

一樣，表現出超乎尋常的勇敢的戰鬥行爲。

空軍是最進步的兵種，空軍作戰所用的飛機，本身就是現代最新科學技術的結晶品。大戰的經驗告訴我們，空軍的發展，應重質而不重量。即是說，在敵我空軍力量的對比上，兩方飛機性能的優劣，遠較數量的多寡，爲更富有決定性的因素。前面說過，美空軍所使用的作戰飛機，無論在性能，速度，火力，裝備各方面，都居全球第一流。（自然美空軍在飛機數量上的優勢，也蓋過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這些事實，已是一般人們所習知的，無庸我再多說；這裏祇是提到一些有關空軍作戰的瑣碎事情：

首先談到情報工作，每次機隊出擊目標，必定是先根據各方面的情報作正確的判斷而後予以適當選定。這些情報像是些工業產品，需要兩種原料製成；原料甲，是由各戰區地面部隊供給的情報，原料乙，是從空軍本身作戰行動中積累起來的情報資料。甲和乙在司令部的情報室裏相會，經過好像蒸溜的手續，就製成了成品——情報。P-51式偵察機專負偵察任務，偵察方法主要靠空中照相術，偵察機裝置有種種照相機多具，其餘轟炸機戰鬥機等，每架機或是領隊機上也都裝有照相機，在出擊途中和到達目標以後，機上人員隨時把所見到的敵情，一一攝入鏡頭。這些照片，在我們看來與風景片無殊，但情報人員却視爲最珍貴的材料，每一張都細看過。他們憑着照相判讀的學理和經驗，隨時從這些照片上判定敵軍的一切動態來；比如某個城市或村落有沒有敵軍駐紮？是敵軍的步兵騎兵或是砲兵以及人數多少？某條鐵路或公路上是不是經常有敵

軍車輛行駛？以及其他……。

像這類的照片，經過判讀和整理的工夫，然後彙集起來，繪成圖冊。這些圖冊有着牠軍事上的重要價值，而且因爲牠是應用着最新的空中測量方法實地攝取照片以繪製成功的，很可能作爲未來修訂中國地形圖的最好根據。比如我所見過的一冊平漢路沿線的空中照相圖冊，所有這路線上的大小橋樑，隧道，車站，倉庫，以及重要軍事目標，都有極精美的照片刊入，那篇首的巨幅鐵路沿線全圖，更是詳盡無遺。這類空中照片的材料極爲豐富，據說美軍在戰事結束後移交給中國的，即重達×十噸之多。

機隊每次出動作戰，是否能以達成上級所授與牠的戰鬥任務，這在幾年以前，是全憑着機上人員以及地面部隊的報告，以爲考察的根據的。但自從應用空中照相術以後，照相便作爲了紀錄戰績的惟一方法。普通轟炸機隊在每次出擊任務中，首先便在通過目標上空以前，攝取目標區域的原有形態的照片，繼而在炸彈離倉以後，攝取彈着點的所在的照片，最後在炸彈爆發以後，攝取目標區域的毀滅形態的照片，這樣前後比較觀察的結果，便立刻可以判定出達成任務的百分率來。戰鬥機隊也是一樣，照相機附着在機槍上，駕駛員一按機槍電鈕，相機也隨之紀錄下射擊的結果，回到基地以後，應用着電影放映的方法，就能把各人掃射地面目標或是空中攻擊敵機的戰績，全盤顯現出來。因此空軍戰鬥人員少有誹報戰功的事實。諸如此類的事例，說明現代科學技術應用在作戰上，確是幫助解決了作戰中的許多疑難問題。

我曾參觀過美空軍司令部的作戰指揮室，那寬闊的屋子的四壁，掛滿了中國戰場的分區軍用地圖，一些鮮明的紅色線條，分割開敵我雙方正在對峙的前線陣地，紅線跟着我軍的進展而隨時在移動中。這些軍用地圖，全由美軍自行測製，最精密的是十萬分之一的一種，一位負責情報的軍官告訴我，五萬分之一的粵桂湘戰區地圖，也正在繪製中。這些軍官們，對於中國地理知識的豐富，常使我們感到驚訝。

作戰指揮室是司令部裏最忙碌的一個部門，普通每天上午十時到下午四時，正是機隊出動的時刻。從機隊離地起飛的一瞬間起，指揮室裏的全部官員們，便集中精力於聽取有關機隊行動的報告。這些報告的內容，幾乎千篇一律，枯燥而無變化；比如「幾點幾分經過某地……已到達目標上空……投彈命中目標……開始返航……準備降落……」一類的簡短詞句，但偶然聽到一些不祥的消息像「某機為敵地面火力射傷，強迫着陸」「某機發動機發生故障，空中着火」時，又不免令人驚心動魄起來。所有這些報告的來源，全靠機隊通信人員與地面無線電台的秘密通報，電台得着機隊行動的消息，隨時以電話報告指揮室，指揮室如果對於機隊行動有所指示，也可經由電台傳達。

氣候的突變，常會阻滯機隊的戰鬥行動；也常因氣候上的原因，使飛行遭遇到莫測的兇險。一位專管氣象的美籍華僑李中尉，領我去參觀氣象設備，那些繁複的儀器和艱深的計算方法，使我感覺到像是進了一所大學裏的科學實驗室一樣。氣象台裏經常記錄着全國各地的氣候變化，普通在二十四小

時以前，便可以預測得到未來風雲。

美國空軍對作戰時的救生——也可說是防死！設備，設計得特別齊備，這決不是表示美國官兵有着貪生怕死的行徑，及而因為設備上的優越，常更能激勵作戰中的士氣。這些救生設備，項目繁多，下面舉出普通的幾種：

飛行保險傘，是最為人們所熟知的，此處無庸介紹。美國飛行保險傘除了傘包以外，還特別附帶着一個坐墊，那些墊打開來，就像是孩子們的玩具箱一樣。其中藥物最多，普通急救藥品大致齊備，比如每枝一·五〇〇的嗎啡劑，可以自行注射，以減除創傷的痛苦；硫酸類藥品，用以療治傷口。還有一種防蚊藥水，塗在皮膚上，可以防止蚊蠅一類小動物對於人體血液的吮吸；有一種消毒藥粉，對於污水有消毒和澄清的作用。以及特製的巧克力糖，吃了以後，可以維持一定時間的體力，使不致感到饑餓和困累。此外有獵刀（磨刀石）釣魚設備（釣線釣鉤），預備跳傘在荒僻處所，可以藉此獵取食物，還有發光劑，發火劑，用作與外界聯絡要求救援的信號。

在未開化的少數民族區域作戰時（例如緬北滇西），還特別攜帶些土人交易應用的錢幣或其他硬幣，以及與土人對話的語言小冊等。

養氣面罩有如防毒面具，專備於高空飛行時吸取養氣之用。普通飛到一萬五千呎以上，空氣稀薄了，就當使用面罩吸取養氣櫃裏貯藏的養氣。

在海上作戰的飛機，更有許多水上安全的特殊設備，B-25式機備有一具橡皮製成的救生船，當飛機緊急迫降在海面時，祇須用手剝弄一下那船包上

的開關，救生船立時脫離機體，經過充氣以後，便飄浮在海面上。在陸良基地，美軍常從廢棄的飛機裏取出救生船，飄遊在南盤江中，當遊艇用。這船可乘坐五人，船裏所備什物的清單是船槳，風帆，錨，抽水，唧筒，屎水用桶，修理工具箱，羅盤，信號才槍，信號鏡，閃光信號劑，海上標誌顏料，繩，火柴，保護色布，急救藥箱，緊急食糧，飲料，疋，釣魚設備，盛雨水用布，小刀，口哨等。

迫降海面後與外界的聯絡，除了施放信號，主要仍靠無線電通信，飛機裏例須有一份備用的小型無線電機，迫降後携在救生船上，便可與距離較近方的自電台直接通報，由此獲得救援。

如果在水面上跳傘，另有一種背心式的救生圈可用，那上面附帶着兩個空氣壓縮瓶，充氣以後，便可支持人體重量，使浮泳在水面上。

生活與工作

這裏，我首先要提醒大家，美軍在華官兵的生活誠然綽綽，但他們的工作却是超乎尋常的勤勞，而效率也特別高。

最值得稱讚的，是美國軍人在工作中所表現的民主精神。長官們尊重交給部屬的任務，尊重部屬個人的性格，作部屬的在遂行任務的職權範圍以內，不容何人來侵犯，也決不去逢迎任何人。負責管理汽車出入的憲兵，可以讓一位沒有證件的軍官碰釘子，管理登記飛機的中尉，祇要有正當理由，可以拒絕上校的要求，讓他等了三天五天，就是司令官的手令，也得聽由中尉規定的指派；監修機場的

工程師，不待請示，有權簽署一紙十萬美元的支票。被罰站一小時的大兵，在憲兵或是軍官離開以後，不會少站一分鐘。

美國軍隊原是由許多職業不同知識程度不同的各階層人民所組合成的，大學教授可能是個下士，電影明星或許是名上等兵。但不管他們平常在社會地位上如何，却都有一種一貫的精神，便是嚴守紀律，忠於職務。官長與士兵之間的界限雖嚴，但感情上却十分融洽。

我曾注視過美軍官兵們的工作，大半都是極其繁重而辛勞的。我常趁他們休息的時刻，和他們一道談笑。我問一等兵威廉對於這繁重工作的感想。他回答我：

「我們的希望趕快把這可惡的戰爭結束了，大家可以回到家裏過和平日子去，我們寧願担任勞苦的工作，如果這工作有助於結束戰爭的話。」

正當中國戰場上在積極佈置反攻的時候，這些敏感的美國孩子，便開始作着「回家渡聖誕」的預言。我見到一個士兵居住的帳篷裏貼着一幅標語：

「在聖誕以前，天堂？地獄？還是回家？」

依照美國社會裏流行的話，要求和平心最切的兵士必能獲勝，我相信這話，因為他們希望回家而肯出全力以爭取勝利。

美國官兵們普遍的害着這種懷鄉病，對這點我十分瞭解，也十分同情，他們爲着打倒共同敵人而來華作戰，他們是中國的好朋友，中國政府和人民對他們的愛戴，他們內心裏感激。但困難發生的焦點，在於中美兩國國情的不同，和國民生活習慣上的隔閡，美軍官兵們來自繁榮舒適的城市，來自豐

富美麗的鄉莊，以他們所享受的物質生活及心裏傾向，來到中國，自不免感到困苦和委屈。我們的生計貧困，地方簡陋，交通不便，娛樂缺乏，再加上風俗習慣不同，語言文字不同美軍對中國的異國的情調便愈濃厚，而懷鄉病也愈作祟。

對於來華的官兵，美國軍部會特別下了些教育工夫，我見過許多本軍部印行的專門介紹中國事物的小冊子，一本是 Pocket Guide to China，篇首寫着「入境問禁，入國問俗」的兩句中國成語；那上面涉及的範圍很廣，從中國的政府，軍隊，都市，鄉村，家庭，婦女，錢幣，食物，商業，娛樂，度量衡一直講到中國人和日本人在體態上的差異之點。另外一本 Chinese Phrase Book，供學習華語用的，方法是用英語拼字來註釋中國學的單音，簡便而易於學習。頗切實用。（據說我國語言學家趙元任博士在美主持計劃中國語言訓練的工作）美軍官兵，人手一冊，不過，在陸良基地上，我所交談過的美軍官兵，除了美籍華僑以外，能說流利的中國話的人，還是很少見到。一般大都祇會說像「頂好」「乾杯」「美國飛機」一類的簡單成語。

以下我特就美軍的日常生活事項，分別加以敘述，以爲本文的結束：

首先是食物，美國的軍中食糧種類至爲繁多，所謂 A 型和 B 型口糧，內中包含大量罐裝的麵粉，黃油，火腿，肉，魚，果汁，咖啡，酵母，乳酪等等。美國人最愛吃糖果，另有一種 D 型口糧，裏面是一塊四兩重的巧克力，含維生素及六百熱量單位。其次，便是戰鬥部隊用的口糧，（機上人員食用的航空口糧便是這種）分早餐午餐晚餐三種，裝

有麵包，餅乾，奶粉，咖啡糖果和香烟等。此外，美軍每人每月可得適量的香烟和口香糖。

美軍上自司令官，下至大兵，每人都有華貴的軍禮服。禮服的式樣和質料，大致相同；軍官與士兵的惟一區別的是佩帶在衣領袖臂或胸襟上的標誌階級的徽章。除了禮服，他們日常穿著的服裝也有多套，軍便服，飛行服裝，工作服裝，設計式樣各有不同，但大都從保暖，輕便，耐用方面着想。另外雨衣，軍用皮鞋，毛背心，毛衫，毛毯以及日常需用的服料，都有配給。

住的問題較難解決，在陸良基地因建築材料缺乏，多數士兵無營房可住，晚間就安睡在帳篷裏。但防水防潮的設備仍是極周全的。

行的方面，幾乎所有的美軍官兵，都會駕駛汽車，機場上大小車輛終日奔馳，過路的士兵祇一招手，車子便立刻停了下來，讓你搭乘上去。

文化娛樂的設備是完善，美國國內有名的雜誌報章，大都印行海外軍人版，分送各地。政府也經常供給軍中文化讀物，其中以小說故事爲最多。收音機留聲機在軍中最高爲普遍，每到休息時間，悠揚的歌聲便在營房各處傳播開來。每天夜裏都有電影可看，放映的片子都是好萊塢的最新產品，更有一部份教育影片，也經常輪流在各地放映，美國軍部的「爲何而戰」一片，受到美國官兵們的普遍歡迎。

軍郵在美軍中也佔有重要地位，國內親屬寄來的信件和照片，常是官兵們夢寐以求的東西。一等兵威廉對我表示：「如果讓我在食物和信件中選擇一樣，我一定情願要信件。」他平均每兩天便接到

一九四六年新紀錄

明日航空

譯自美國航線雜誌 一月號

孫揚譯

三月五日寫完

一封妻子由國內寄來的家書，而他在閒暇的時候，也隨時寫信回去，報告他在軍中的生活情況。所有海外軍人郵件的傳遞，全用空運，由美軍國內寄到中國來的信件，最多不會超過一個星期。

美國軍隊是富軍，也是「樂軍」，他們的軍事哲學是「樂軍必勝」，而我們中國的軍事哲學，則是「哀軍必勝」也許這就是中美兩國國情的不同。

玻璃飛機即將出現 在波浪滔天的洋面築機場
開設航空旅館 七秒鐘自動卸下全機貨物
每小時航行七百英里 自動飛行自動降落

對于一九四六年的預料

美國空軍的航空技術指揮部在今年將要把第一架機身全用玻璃製成的飛機作試驗飛行。和鑊的重量相同的新型玻璃板已被製造成功，根據航空工程師說，這種發展將會把現在對於飛機設計和製造的觀念有所改變。從對於玻璃板製的機身所作的試驗，顯示出在重和力的基礎上，這種玻璃是比標準的金屬機身堅固百分之五十。

德國的美國佔領軍，已在計劃把德國和奧國的軍事航空設備轉變為民用以及輕型機的飛行設備。

數月以後，美國和英國將在北大西洋實驗海面飛行跑道(Ocean Corps Airstrips)的應用，這種跑道是由緊緊在幾百浮筒上的鋼鐵片所製成，而這些方面體的浮筒，以特殊方式相連，能迎適任何方面的海水波動，同時還很緊湊，足以支持大型飛機的重量。

英國政府在一九四六年將正式開設一所英國航空大學 (British College of Aeronautics) 這所航空大學自己將有若干飛行場，以及從輕型訓練機，運輸機到噴氣推進飛機的許多飛機。這所大學的學生來源，將從皇家空軍，航空研究機關，以及航空工業中吸收。

在德國，奧國，捷克，法國以及別的幾個歐洲國家中，今年將恢復民用飛行，特別是輕型飛機的活動。在

一九四六年航空可能的發展

像恩斯格在納瓦格開設的航空旅館，(這種旅館的業務是供給膳食和招待附近大城市的輕型飛機所有主)可能在美國每一條航空線的沿線開設起來。

美國各航空線正在計劃一種從未有之大規模空中旅行，這旅行可能在今年夏季開始。旅行地點包括美國，加拿大或墨西哥的巡迴遊歷，時間共兩週，其中很多時間用於地面的遊覽，而取費很低。從各大城市亦將有許多出發到各有名的海灘浴場和名山聖地的特程或週末費用低廉的空中旅行。

雷達的應用，對於獲取正在增大的雲塊的形態以及對於一百英里以外的暴風雨的偵查，已經很成功，而在今年，雷達將能在某種限度內預告氣候。首先以判斷低氣壓區域，測定附近風暴的高度和行動途徑，然後作氣候預測。

美國商業航空線將立刻應用一種電力操縱的運物帶，在飛機飛行時下卸貨物和郵件。這是美國羅伯公司的航空工程師所設計，而過去已被美國空軍使用得很成功。這種運物帶常能在不到七秒鐘的時間內自動把整個飛機的貨物拋出，這些貨物離機後以降落傘密集地落在很小的地域內。

美國洛克希特廠預料在今年將開始把噴氣式的兩推進商業運輸機試飛，這飛機廠已經宣稱它所製造的雙引擎噴氣式機是洛克希特所造的最後一架老式推進飛機。

道格拉斯飛機廠今年可能實驗第一架電力飛機。這飛機是以汽油渦輪引擎發動的電馬達所推進，這種設計，可以使推進裝置於更有效能的位置，而且由於減少空氣阻力，而相對地增加載重和馬力。

新的輕型飛機

最近將有五種新的輕型飛機出現，其中三種出自美國，另兩種出自別國，這些輕型機是：

「斯喀萊傑」，這是一種上單翼的相併雙座機，引擎馬力八十五匹，巡航速度一百零五英里，航程七百英里。國民飛機廠製造，售價二千二百元美金。

會迫降徐州附近，日軍懸賞一百萬元搜捕他。經歷了若干驚險的場面，終於逃出虎穴。戰事結束後，他懷着勝利的驕傲的心情，重臨被難地點，深感戰敵的機曾不復再來。

被難在徐州

方傑臣敵後歷險的經過

· 庸夫 ·



「昨日上午十二時三十五分，敵美P-51型戰鬥機數架，襲擊本市上空，在車站附近投落小型炸彈多枚，我無重大損失。敵機一架為我高射部隊擊落，該機殘骸刻已尋獲，敵美飛行員一名在逃，正搜捕中。」（徐州僑徐海日報三十四年七月五日）

「前午擾襲本市被我擊落之敵美機殘骸，已於城西某村附近尋獲，當時在逃之敵美飛行員一名，刻尚未覓得正式線索，日軍當局已懸賞一百萬元，獎勵民衆拘捕或密報匿藏地點。」（僑徐海日報同年七月六日）

當方傑臣從他的皮夾包裏，取出來兩張已顯得非常陳舊而上面却登載着前兩兩條刺人心眼的消息的偽報時，我的心弦顯得格外緊張，顯然我在爲着一個遭遇了危難的戰鬥青年的生死命運，擔着莫大的憂心；而他——這危難的親身經歷者，坐在我的對面，面上流露着一份輕鬆愉悅的表情，像是在敘說別人一個有趣的故事似的，他用着廣東官話，滔滔而細緻的向我說明他所經歷的一切。

去年夏季，一校有名的空軍長征部隊——第三大隊，在連襲敵佔領區裏各大城市屢奏奇功以後，爲了策應整個戰略上的需要，他們儘量的運用野馬式機遠程航距的優越性能，從遠處在大巴山邊拔海數千呎的基地上出發，飛到數千哩航程之外，使用着小隊戰術，不斷的去襲擊敵軍運輸忙迫的幾條貫通南北的鐵路，主要的是津浦沿線。

在這隊裏，掃蕩交通線的任務，像是練習一掃日常課程似的，全不顧氣候上的惡劣情況，不計個人體力上的辛疲，日以繼夜的不斷工作着。自然，這給敵軍方面是一個重大而有力的打擊，爲了作着垂死前的掙扎，敵人也漸次

「恩賽因」，雙座全金屬機，巡航速度一百一十五英里。航程五百英里。美國加州全美飛機廠製造。售價約三千元美金。

第三種美國輕型飛機是雙座直升飛機，機身總重量僅一千磅。機身百分之五十是用網狀玻璃製成。洛杉磯羅特廠出品，售價約三千美金。

另兩種別國出的輕型飛機是：第一種名「E-12」或稱「百靈」。這種飛機實際上是德國佔領丹麥以後丹麥人所設計和製造，甚至試飛亦由丹麥人。這是一稱構造極簡單，上單翼的雙座機。速度設計為一百英里。其航程為四百五十英里，而且據說能在一百六十五英尺「約三十多公尺」長的跑道上起落。第二種是「H-6」巴西製造的輕便機。這飛機據說和美國目前軍用的輕便機「史汀生輕便機」相似，裝置一架一百二十五馬力的萊肯明引擎。巡航速度是一百一十二英里，航程七百英里。

即將實現的發展

航線的發展在最近兩年中將有最大的激進。氣壓艙在短期內即將成爲一切大型飛機的必要條件。價格低廉的直升飛機和輕型飛機在最近也將出現。完全用機械操縱的飛行和降落，

增強了沿鐵路線的對空防禦力量。

七月四日，方傑臣和另四位戰友，分駕五機出發，他們先越過豫西南邊境的羣峰，進到豫中的大平原和遼闊的黃汎區域裏，中途遭遇了最惡劣的氣候，密雲佈滿着整個天空，再加雷雨的襲擊，顯然對於飛行很爲不利。戰友們彼此失掉了聯絡，方傑臣獨自衝出重圍，沿着隴海鐵路一直飛，一路上打了不少車廂和車頭。到徐州，低空通過市區偵察照相，又在車站上打燒了好幾個車頭之後，突然發現發動機冒着黑煙，檢視結果，機身和機翼都中了很多槍彈，依據經驗判斷，那已是無可挽救的局勢了；原想跳傘離機，但一看高度不夠，再也拉升不起來。在萬分危急中，他沉着而迅速的拉掉下油箱和座艙蓋，手裏仍緊握着駕駛桿，避開樹木，迫降在一塊平地上。

他的前額撞擊在機體上，頭部受著輕微的傷，他忍住疼痛，巡視四周的情況，高粱生長得很茂密，正可以遮掩住自己的身體。他靜靜的躺在田地上，除去身上的保險傘和飛行衣帽，從救急包裏取出「Liline」藥片，吞食了下來，最後他穿着僅有的背心和短褲，爬了起來，向北逃走。

這是距離徐州城大約十公里的地方，他爬越好幾座山坡，望見遠處有許多村莊和黑壓壓的一大堆人羣，他不敢逕直走向前去，祇在山坡上緩慢的匍匐前行着。突然他發現身後有槍聲，掉頭一看，槍聲就發生在他剛才躺坐過的田地上，對轟的兩方，正爲着他遺下來的保險傘和飛行衣帽在拼命爭搶着；遠遠望去，那是幾個穿着黃色制服的士兵。他想：也許那些士兵會追趕到自己的近邊來吧？他有些擔心，何處是生路呢？他不敢再想下去了。

處在這種萬分危急的場合裏，遲疑是最容易誤事的。他記起這雖是淪陷了的地區，但却也有着正直熱情和富有

國家觀念的善良的中國老百姓，他們會來搭救他的。在險裏不是有過許多戰友，在迫降敵區之後被當地民衆護救脫險的嗎？

他懷着希望的繼續前行，一面身體上的創傷和過度的疲困襲擊着他，但另一面他却受着爭取活命的慾望的鞭策。他下過山坡，爬進另一塊叢密的高粱地裏，向着走過路旁的兩個小孩打招呼：

「我是中國飛行員，告訴我這裏有日本兵沒有？」方問。

「沒有。」小孩驚異的注視着方。

「有軍隊嗎？都是什麼軍隊？」

「從山東開來的和平軍。」

「駐在那些村莊裏？」

「團部就住在我家，團長爲人倒是很好。」

方傑臣在暮色昏黑中，隨着兩個小孩走上那條通往駐紮得有和平軍團部的村莊的大道，中途遇着幾個配帶全副武裝的兵士，領隊的腰間掛着一枝手槍，像是找尋甚麼失物似的，他們在向四處觀望搜索。方傑臣見了，心裏不免震顫了一下，但他立刻想到當着災難來臨的時候，驚慌是沒有用的，態度上倒反而鎮定了下來。

兵士們走過來向他招呼，一開口就問他是不是重慶來的飛機師？並告訴他是奉團長命令特別來找尋那位失蹤了的飛機師，他們團長的姓名是呂××，這支部隊剛由山東開來，經過徐州移到安徽去。

兵士們把方傑臣引到村莊前面的小山坡上，團長呂某已在那裏等候着吧。在微弱的月光下面，方傑臣看出呂某有着一幅誠摯與藹和的面容，約莫三十多歲光景。

他逕自要求呂某給他幫助並設法援救他的生命，呂答「不成問題」。

可能比預期還較早地大量應用。

在今後數年中間，由於若干新原料的使用，飛機將用比現在能想像的還較輕的構架製造。用加熱以防冰的設備將被普遍應用。以無線電信號指揮的自動駕駛器來使飛機自動降落機將是很快便能實現的事。實際上這樣的一天可能不很遠了：駕駛員爬進了他的飛機，調節一些儀器板上的儀器，然後無所事事地安靠在椅子裏，而飛機便自動起飛，飛到目的地，再自動地降落。

將來的國際航空旅行，由於簽證照，檢查旅客以及別些麻煩和費時間的手續的廢止，會變得大大的簡單。

不久數年以後，由於安全以及加速空運效力起見，大的商業運輸機場將不准私人飛機降落和起飛。但是那時候有很多飛行場為私人飛機而建造。

和城市電車及公共汽車類似，票價低廉；有女招待及膳食設備的日間交通「班機」；將在不久將來便能出現。

徵求 一至七十期本刊，如願出讓者，請開明價格函本社洽商。

呂某吩咐士兵們脫下軍裝給方傑臣換上，再領他走進團部駐在的村莊裏去。靜坐在偽團長室裏，他回想這一天從出發到迫降再行逃生的經歷，再撫一下頭額部的傷痕，他格外感到困倦與難受，因致昏暈了起來。他一連喝了十多碗清水，纔使他的神志復明，理髮兵進來為他剃去那修長的髮絲，打扮成爲一個列兵模樣，他自己又上了一些保護傷口的藥，這纔開始入睡。

在偽團部住過兩天，方傑臣確實擔了不少憂心。每天晚上照例有日本兵來偵查，日本軍部在附近出了告示，懸賞緝拿這位逃匿了的美機飛行員。一個日本大佐親自駕着一輛汽車在各處傳令。情勢非常緊急，祇要有一個人稍露一點兒風聲，方傑臣的性命就難保住的。

駐徐州的日本軍師團長打電話給偽和平軍×總司令，要他負責拘捕人犯，該師團長又面召呂某詢問，但呂拒絕承認。却說：

「部隊裏沒有藏匿這個人，據我聽說那是位美國飛機師，不是中國人呀！」

這時候，方傑臣暫時充當了偽總司令部偽處長王某的一名隨從人員。第三天早上，趁著天剛放明的時刻，方傑臣跟隨着王某由小道走進徐州城，一路上偽軍衛兵沒有查問過他。他們暫住在徐州城的行軍聯絡所裏，方傑臣因爲一心念着歸隊的事情，深夜還不曾入睡，聽隔壁留宿的士兵們的對話：

「前幾天打下來那架飛機，聽說是位中國飛機師開的。可惜他逃跑了，要是抓着他，可以得到一百萬塊錢的獎金。」

「有人說他藏在和平軍裏。」
「倒是個發財的好機會呀！」
「我可不敢贊成你這種想法，那實在太對不住自己的良心。」

方傑臣聽了這些，不免有點心驚，但他相信自己已解脫這厄運的大半；祇要能夠立刻坐上南下的火車，到達皖中以後，再打扮成一個「單幫客」，順着豫皖境的走私路線，便可以回到我空軍前進基地上來，托天的福，他雖然受了一次驚險，可是身體上僅有着輕微的傷，回家養傷以後，他仍然可以担負起作戰的任務來的。

在徐州城裏，他曾和王某一同巡視各處，敵軍司令部倉庫以及其他軍事目標的位置和輪廓，他都記得很清楚。他想着會有那麼一天，他領着一批新的戰友，從天空中重來這兒觀光；那時他準有把握給予敵人以更嚴重的損害。

果然，在留住徐州城三天之後，王某把他帶上南開的火車，當天到宿縣，第二天宿蚌埠。到蚌埠後，他立刻和中央派來招撫偽軍反正的軍事間諜人員取得了聯絡，在辦好一切手續之後，他偽裝一個內遷的良民，跟着批生意人同行到了我國軍駐在地的臨泉，一架小型飛機把他載回隊上。算時間那已是日本投降一個星期以後的事了。

我很幸運他有機會和這位身經苦難的戰士會晤，並且親耳聽到他述說他自己歷險的經過。方傑臣廣東開平人，空軍官校十三期畢業。身體高大結實，有着一種南方男子特有的健壯美；說話時面帶笑容，從表情上便可以看出他勇毅的本性來。從美國學飛成功回國作戰以後，他已有不少次的戰鬥任務記錄。這番，一個傳奇性的歷險故事；又被記載在他的戰鬥史上。

如今，他已隨隊移駐徐州，在他重臨被難地點以後，他感到的是一種勝利的驕傲，沒有傷悲，沒有懷念，遺憾的，祇是：侵略者已經潰倒下去，他竟再也得不到一次與敵人重較短長的戰鬥機會了。

飛行到空運部隊

訪第一大隊駐滬部隊

楓舟

中國的軍事

九十期 (三二)

像一隻善於結網的蜘蛛，要構成一個全國飛行網，用載重四噸的C-46隨意往來。

在戰爭期間，仗空軍第一大隊的戰士們血戰了八年。

你當然記得，從民二十七年漢口開始，以馮穎澄為大隊長時代飛的C-46輕炸機去馬當炸敵艦的冒死故事。你回想一下，那時候，天氣是瘋狂的炎熱，九六式敵機來襲武漢也是瘋狂的頻繁，空軍第一大隊出擊馬當，你計算一下，死了多少人？第一隊李賜禎隊長在夜襲馬當敵艦時沒有轉來，梅元白分隊長被敵機在安慶上空擊落跳傘脫了險，但畢至寶轟炸員却被打死在狹小的前艙里隨着下殞的飛機化成了灰塵。

你記得萬承烈分隊長在黃石港上空被埋伏雲中的敵荒鷲奇襲，火燃了飛

機，他才放棄飛行帶了一身的火在狂風中下落，幸好傘不會燒破，被救回武漢住在教會醫院裏已是面目模糊，只是聲音還是蒼老而堅強的，靜等着傷好再有出擊的一天。不久他的同行出擊的田相國隊長在宜昌近附飛行失事，殞落宜昌上游羅仙溪流中，給下游的漁夫們只撈到一頂棕色的皮飛行帽，這位在日本學成了飛行又轉而投效中國狂擊日本的朝鮮籍空軍上尉就此不再有消息。

你不能計算，你不能想，你要聽任你的腦子翻出這部第一大隊活歷史，你會瘋狂的痛惜早年跟你那麼親密也同時那麼英勇豪俠的一羣人都在地表上被抹掉了，有的荒塚一座，有的在水裏飄流不知去向，有的只能等太平年間由好事的老百姓給你指認何年何月何日在天空奮戰死在何地，埋於何處的陳跡。

戰爭期間，不管死傷如何慘劇與可怕，第一大隊的人必得去戰爭，從阻擊轟炸（二十七年夏秋炸馬當犯武漢之敵艦隊及兩岸部隊）到游擊轟炸以至民國三十二年開始的反攻轟炸，第一大隊的人從大隊長到機械士兵都將在機場與飛機上作戰。

誰也不能逃避作戰義務。可是，現在戰爭完了，敵人日本已投降，空軍所有的部隊再也不能從事戰爭的行爲。

想去投一顆炸彈嗎，那裏有敵陣？想去把機槍掃射地靶嗎，那裏有敵人車馬與部隊？

P-35機上的機關槍與小砲封了口就不再有子彈發射出。

從十磅小的到一千磅大的炸彈關在暗室裏再也別想跑出來去碰碎敵人的橋樑鐵路輪船與陣地。

P-35機還飛來飛去，但戰爭完了。第一大隊的戰士們惋惜早先不會多出幾次任務，一個人一生也只能遭遇這一段生死惡鬥的時光，惋惜不會多造些記錄。

現在，部隊由梁山與芷江二個基地向前轉移時，目標是漢口機場，這回漢口的斷瓦殘壁以及江海關馬路不再是轟炸目標。P-35落在漢口機場，第一大隊由這裏退却到中國西部這回又回來了。

轟炸部隊除了駐防，像當年英美水兵們拴在華麗整潔的軍艦上渡過十年二十年歲月不算一回事一樣。第一大隊的戰士們難道也要陪伴銀白的輕炸機到老嗎？

不能的，中國的命運固然在於人家仇視打擊或友誼協助的份量，但也得靠自己的進步！

轟炸飛行因戰爭完了而不存在，空運飛行立即在第一大隊的第一二兩中隊開始。

二

第一大隊的第一二兩個中隊由吳超塵大隊長指定由毛尙貞隊長負責，在滬接受美軍C-46空運機及其訓練。

美國空運機最初由中國人駕駛的是衣復恩隊長，他從美國飛回第一架C-46式機，以後中國空軍空運隊即使用C-46式機從事各種任務。C-46機的裝載重為四千磅；C-47式機在外表上看與C-46式機一般相似，肚子較大，是內行區別兩者的唯一的差異，實際上C-46式機可裝貨八千磅，比C-

大一倍。

毛尙貞隊長率隊到上海來以後，每天即守在機場，他一早六時起床，到中午為止，有時自己與隊上人在江灣機場飛行，有時在隊部裏的隊長室內以電話與各方接洽。

第一批有九組接受美國空軍的訓練，二十小時之後即完成全部空運課目。

毛尙貞隊長把這全部課目告訴我，那是：

一。C-46 式機講解。這是在地面舉行，主要着重於駕駛輪理解。

二。性能飛行。

三。正常起落飛行。

四。儀器飛行。

五。單發動機起落飛行。

六。側風起落飛行。

七。短場起落飛行。

八。載重起落飛行。

在江灣開始訓練以來，第一批九組人業已受訓完畢，立即接受了C-46 式機九架，馬上新的任務落到這個由轟炸飛行改為空運飛行的部隊身上，他們得去徐州，使得包圍在魯南一個城地裏的軍民獲得麵粉的接濟。他們一天作接濟飛行七次，總計做了三十五次接濟飛行，投送糧食一百噸。

第二批八組也已經完成了訓練，毛隊長擬在八項訓練課目之外加一項長途飛行的課目；基地為上海，目的地為廣州，北平，昆明，漢口四處；其中以昆明最長最難，需經過數種不同的地形或氣候區域。

爲了增加長途飛行一項課目，訓練時間今後將

爲二十五小時。

他們到江灣受訓以來，工作雖很繁重，精神到愉快。雖然再也沒有機會去炸射敵人了，但大家因爲有了新的空運飛行任務而在勻衡狀態裏時而緊張時而鬆弛的生活著。

二

空運飛行是很容易嗎？

在第一大隊的訓練過程中，是按部就班的發展着。江灣基地是美空軍在上海最完備的基地，一切無缺，要什麼有什麼，飛機常新，設備俱全，所以很方便，很容易，這得歸功於美國軍中的供應制度，今日說到美軍打敗日本，供應制度是主因也不爲過。

複雜的科學工具使用時如無良好供應，處處皆有困難，舉一小事爲例：

某次，一架C-46 機到徐州機場後，原擬出發投送糧食，因起落架壓縮冷氣喪失（起落改正係用冷氣，冷氣必需由一架坦克車式的千磅冷氣打氣機注入。）徐州機場無此打氣機，這架飛機只能趁早飛回上海，補充冷氣，以免因冷氣用罄落在無打氣機場而陷於不能使用之境。

可是這些情形，就易受到需用者的誤會，以爲空軍方面的困難本可以人力克服而竟不克服，但事實上工具應用，既進入科學時代，只有物的齊全方可以使困難解決，精神人力固重要；使用工具及供應齊全更爲重要，否則我們似只有恢復手工時代。

四

毛尙貞隊長是一位開口笑面人，瘦長條身材，一口奉化官話，眼睛在平時就是一線天的狀態，笑時更成一線黑光。

八年始終在隊上作戰，先是飛S-48 俄式輕炸機，一次迫降受了點微傷。勝利前一年之中作戰二十餘次，轟炸飛行在一百小時以上，始終未受過傷；但驚險場面頗多。三十四年四月十三日炸黃河平漢鐵路鐵橋，即遭密雨般的敵高射砲射擊，同去之機一架被擊落未返。

彼雖爲南方人，却頗明快似北方性格，過去八年賭生死，頃刻間他可以成爲骨灰，但終於他賭贏了，成爲一個活着的空軍隊長。因此，日常隊務與日常交際他看得極淡，而不瑣於斤斤計較式的生活。

愛吃香烟，愛喝咖啡，愛與隊上同袍談天說地。冷天或陰雨天愛燒一爐炭火取暖，到晚上九點別人由他的室中閑談退出以後，他一個人在電話機旁整理着隊務決定，通知，命令，或是報告。這麼一件件弄個交代才就寢，時已十一時許矣。

故鄉奉化家園中有兄弟姊妹均已各自成家，他還一人在過純粹軍營生活，因爲自己的業務造成了他的眼界，他延誤了二十多歲大好歲月，不會沾染上女人的脂粉香味，現在，他已是三十二歲的空軍隊長級人物，他還寧願在軍營中守着，大概和平時代的都市生活會把他的獨身小圈子打破；他的率直性格不會因爲生活變動而有改變就不可知了。

八年苦戰，他得了些銅鐵塊，那是華胃獎章，指定爲炸黃河鐵橋發給的；一等等及三等宣威獎章，爲轟炸飛行五次及十次以上發給的；三等空軍復興



胡立德逃到自己的房裏(呂熊作)

硬性糾葛

克明

上

晚會開幕的前兩點鐘，胡立德逃避到自己的房裏，把門關起來，任別人在外面怎樣叫罵，不肯走出來。

會晚，他籌備，忙了整三天，等到可以坐下來樂一樂的時候，就把這歡樂完全交給別人，倒是奇怪的。

這個人有點任性，譬如作戰，四周的高射砲麻密密地打了上來，長機命令高空通過，他可要俯衝下去向敵人掃射，讓自己的座機被砲彈穿幾個窟窿。

他說過，一個人總有不愉快的時候，不愉快，把自己藏起來，喝點酒，或是睡一覺，好像害瘧疾一樣，等到忽冷忽熱發够了，就沒有事。

他正是這樣，我見到他好幾次把自己藏起來，藏起來幹些什麼我不知道，可是藏起來的前後，他是沒有什麼不同的，在臉上尋找不出他的不愉快。

他還說過，不愉快，是自己在精神上向人家示弱；而且，當在別人的面前板面孔皺眉頭，給別人不痛快，

那是很整扭；把自己藏起來，不是乾脆爽快嗎？

他把這些道理告訴人家，可不把事實告訴人家。

我猜想，這些與葛懷琴有關，今天的事當然也不會例外。

葛懷琴經常來找他，兩個人關在屋子裏，談得很起勁，可不讓別人進去，假使有人帶着頑皮的心情闖進去，可能看出他們很尷尬的樣子。

他自然也去找她，回來時臉色沒有異樣，照樣開玩笑，說些俏皮話，當他把你留在門外，拍地一聲關上門，你就不必再麻煩他了。

我還見過這麼一回事，他和葛懷琴在房裏，我爬過一道牆，躲在窗側邊偷看。

兩個人隔着桌子站着，沒有笑，好像都在板面孔，話雖說得低，聽不清，可能看出語氣很嚴重。

胡立德把手插在褲袋裏，來回踱着，那隻頑強的鼻子，擺在緊鎖着的濃眉下面，如每個有濃重的心事的人一樣，沒有方法把要說的話都說出來，而能使對方完全了解。

助章為其在空軍中助績發給的。

是一位精明年青人，閱歷會使他足以勝任今後給予他的任務，因為他原本機警敏捷而能決能行。

在這個人身上，你可以看到空軍第一大隊在由轟炸飛行轉變為空運飛行過程的形象里。他的智慧不會落空的使用了出來，他注意速度，但他缺人；吳超塵大隊長與第一聯隊徐煥昇司令會解決他的困難。所以他勇氣十足的在江灣站住，他的眼光在目前已像旋轉的夜航電光，由北平到漢口，到昆明，到廣州，他要使江灣做起點叫全部隊的飛行組去構線，若是供應無缺，他會成爲一隻善于結網的蜘蛛！

在空運缺乏的我國廣大版圖上，空軍空運隊的疲奔空運的一側，有這一支逐漸成長的空運力量是可喜的春雷呵！

三十五年二月，南京。

代郵

力士先生：

來稿收到，請示通訊處，並將照片寄來。



沒有笑，好像都在板面孔。(呂熊作)

他咬一咬嘴唇，向葛懷琴說句什麼。

顯然這句話使葛懷琴難以答覆，她不看他，也不低下頭，動也不動地

看着窗外。她很美，長臉型，渾圓的胸脯，渾圓的肩頭，站在那裏像一尊完美的希臘雕塑。

有一種逼人的嚴峻，看到她，應該把她當一張名畫，當作理想中的女人。遠遠地欣賞着。如果走進去那可有一點使人畏縮，不知道應該向她說一些什麼才好。

這是一個有主見的女人，別人不容易動搖她，當時我是這樣想：假使我的看人的經驗不大錯，我應該這樣說：這種女人，她的內心不容易表露，明明白白是自己需要的，內心的要求是這樣，可是在態度，在言語，她不會表現得那麼真切。一種過分的自尊心在作弄她，她要使自己永遠居於高微的地位。

如果說這種女人缺少什麼，應該是熱情。和這種女人在一道，應該彌補她所缺少的東西——給她更多的熱情。

我偷看了一陣，毫無結果。他們拿這種態度會見愛人，談情話，倒是頂稀罕的事。

我問胡立德：「你愛不愛她？她愛不愛你？」

他的答語很肯定：「沒問題！」那問題在那裏呢？也許有一件不可告人的糾葛？也許胡立德對她估計錯誤，她並不愛他？

我又問：「你，客觀一點，她不是愛你？」

「我能肯定地答覆你，這沒有問題。」他說。

「那麼你們為什麼總是盤盤扭扭的，不勝明朗。」我的話帶得有刺。

他給問窘了，嚶嚶着說：「這個，說不清。」

空軍驅逐隊的人們，特別愛鬧愛笑，好像驅逐機以最快的速度馳騁在天空一樣，翻滾，俯衝，一刻也不肯休息。那種衝動愛鬧的生活使人關心每一個人的事，作為談笑的資料。

他們告訴我，胡立德這個愛情的糾葛鬧了兩年，他和葛懷琴吵過幾次嘴，似乎是鬧翻了，過不了兩天又肩擦肩地在一道行走。

他們又說：「不要說他們在一道一定吵嘴，笑笑說說的時候也很多。那麼要好就應該有一個結果，就應該不再吵嘴。可又不是這樣。」

他們，每個人都抱着一種偵察的

心情，想把胡立德和葛懷琴的關係弄個清楚。疑神疑鬼地過了兩年，大家見了面，祇是搖着頭打哈哈，還是不知道。

胡立德的性情有點不正常，這每次出擊的時候看得出來，爬上飛機就顯得很急躁，本來有點任性，這時候更現得有點魯莽，遇着敵機，不顧及自己的危險，老是不放鬆。部隊長給了他好幾次警告，他又是把自己關在屋子裏來回答這個問題。

我所知道胡立德這方面的情形是如此，我想再從葛懷琴那方面知道一點。

我討了一個使命，給胡立德作信差。

她在難童救養所教書。我把信交給她，她在旁邊拆開來閱看，如每一個得到情書的人們一樣，我看見她呼吸緊張，我能想像她的心在跳。

這個人是不會對客人忘記禮貌的，在那時，她好像忘記了我的存在，信裏面的字句把她陶醉了，全神貫注在唸信。

我羨慕着愛情的力量，我在想：我來打聽葛懷琴這方面的情形是多餘的。

她那固有嚴峻的臉色掩蓋不住她的喜悅，她向我再三抱歉，叫我坐一



已經沉澱了的舊情又給翻動了(呂熊作)

會，她馬上寫回信。

我去時的心情和回來的心情完全兩樣；去時是沉重的，回來却很清快，我給朋友害担了心，關於這個女人，他自己對我說過：「這沒有問題。」

「這時候，我確能相信這句話。」然而，我躲在窗下偷看的那一幕，胡立德的心情不正常，與別人所知道的他們的一切僅是一張白紙，我又迷惘了。

冷風裏，我有點糊塗，灰色的雲塊似乎在告訴我：「你所知道的，還是和我一樣不夠明顯。」

許多女人，都有一個親信的女友，密切得差不多等於夫婦，葛懷琴也有這樣的一個女友。

這個女人告訴我：葛懷琴除了胡立德沒有男友，她用她一切可能的力量拒絕任何男人，把女人對男人的指望，全部擱在胡立德的身上。

她說：「葛懷琴愛他是沒有問題的，我担保。」

我笑着說：「你憑什麼敢担保？」她也笑了一笑說：「憑我和她的關係，憑我所知道的一切。」

「那麼他們為什麼不明朗化，譬如：胡立德的生活不正常，就是一個例子。」我說。

「這要看胡立德是否了解這個女

人。愛慕是一件事，了解又是一件事。愛慕是愛情的種子，了解是愛情的結果。」她的臉色嚴肅了。

由於她的話，我這樣判斷：胡立德把種子與結果看成一件東西，眼前祇看見種子沒有看見結果，所以有煩惱；葛懷琴把種子與結果分得很清楚，她得了種子沒有得到結果，所以也很煩惱。

這個矛盾的調和，第三者是沒有辦法的。

下

兩年後，我見了胡立德。那時豫西的戰事頂緊張，空軍日夜出動，驅逐部隊差不多在作陸軍使用，見了敵人就俯衝下去打地靶，翅膀快要擦到樹枝。

這種緊張生活繼續了好些時候，每個人，殺氣騰騰地，說話也祇聽見他們高聲叫喊。

胡立德，還是有那股蠻勁，有幾次都把最後一排子彈打完了才回來，受了申戒，不過，把自己關閉在房裏的習慣沒有了。

我向他問起葛懷琴，他搖手，說道：「過去了，過去了。」

「她到那裏去了呢？是不是鬧翻了？」我說。

「沒有鬧翻，她氣走了。」

氣走了？這可不簡單。

我試探着說：「你把這件事隱蔽起來，人家都不知道你們鬧些什麼鬼，現在既然過去了，可不可以公開這秘密。」

這個時候來和他談這個問題，有點不適宜，人家正是過着緊張的戰鬥生活，充滿着火藥氣味，把帶點感傷的愛情的穿插夾雜在裏面，確實不調和；可是我這個狐疑了兩年多的一個問題，抓住了問話的機會，我可不能放鬆。

他又開兩隻腿子，雙手撐在膝蓋上，寬肩膀就現得更加寬廣。

提到往事，提到他這件不愉快的往事，他的眼睛凝視在一點，把差不多已經沉澱了的舊情又給翻動了，很有感慨的說：「這，本不應該過去的，可是過去了，有什麼辦法呢？」

他沉默了一下，向後面一輪，背部緊緊地靠着椅背，是準備作長時間的談。

他說：「其實也沒有什麼秘密，說起來平淡得很。」他又沉默了一下，「從那裏說起呢？」

這個問題，他自己馬上得了解答，他說：「我們的信寫得很多，信裏面什

麼都說，見了面可不是這樣，好像彼此約好了，不激動對方的情緒，談些無關緊要的話，客氣一番。

「談話既然像應酬，覺得有點無聊，我是這樣想。信，寫得這樣甜，爲什麼見了面又板面孔呢，難道信裏面全是假話。」

「起初，我忍受，讓無聊來打發時間，過後，我不能忍受了，這太不能令人滿足，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有了相當好的感情，信裏面無話不說，見了面爲什麼要這樣尷尬，這就是愛情嗎？我忿怒。」

「見了她，我就這樣想，你畫什麼架子，畫架子就乾脆不要來。她不了解我的意思，老是矜持下去，矜持得有點可怕。」

「時間在變換，我痛苦，痛苦得無法排遣，我從信裏提出這問題，叫他不要矜持，回信是一百個勸慰，最後說我不了解她。」

「這把我弄糊塗了，我有什麼不了解她？我堅定地相信，祇要她去掉那點矜持，我們之間便沒有什麼問題了。」

「我又寫信，叫她去掉那矜持，她的回信還是說我不了解她。」

「我責備她說假話，說她不愛我，自然，我申明，我是如何地愛她

。她的回信也是再三申明怎樣愛我，可還是夾着那隻老尾巴——我不了解她。」

「怎樣才能了解她，我忿怒得敲自己的腦袋，叫喚，我堅定地相信我沒有錯，她是故意爲難我。」

「我用頂硬的話刺她，她有時用沉默來答覆，有時用意味深長的話反刺我。我簡直忘記了她那張面孔的美好，覺得那是鐵打的面孔，找不出一絲感情。」

「然而，我從另一方面相信，她是愛我的，是什麼無形的東西把我們連在一起，我少不了她。」

「不鬥嘴的時候，那是在彼此的某些動作，暗示彼此很關心，於是產生了一種滿足的默契，大家開心了，我覺得很幸福，她當然也有同樣的感覺。」

「我們在這種矛盾中過了不少的日子。」

「始終沒有用嘴巴說明我對她的要求——婚姻的要求，可是我在暗示中，在信中，提出了這點，她接受了。然而隨着而來的又是一個新問題。」

「我們這些學飛的，許多人都在考慮一個問題，我們這條生命交給國家了，戰事又那麼緊張，結了婚，當然是一個累贅。有些人，國家觀念戰

勝了私情，盡量地壓抑自己不結婚。我們對這些人敬佩，我也想這樣做。無意中，我用誇大的口吻向她說明了這個理由。」

「想不到，這對他是一個刺激，她的臉色一陣紅一陣白。她是在一個難童教養院教書，她立刻強調自己工作的重要。她說：抗戰工作，不一定直接殺敵才算重要，教養難童也是很重要的。」

「你知道我的脾氣的，有了爭論，我不會讓步。紅着臉和她爭鬧了一陣，以後互相固執着，彼此強調自己工作的重要，誰提出了結婚，誰就示弱了。」

「我痛苦，我看了她也痛苦，我們是自造了一堵高牆把自己隔離着，我知道太愚蠢，可又不能打破這愚蠢。她向我暗示願意妥協，我也向她暗示願意妥協，可是這兩張硬的嘴巴却不妥協，我們就在這愚蠢的僵持下完結了。現在我知道，我是沒有了解她，我說她矜持，我何嘗不是矜持，我說她板面孔，我板面孔的時候更多。這個女人頗高傲，內心却是溫暖的，偏巧我這個人又不懂情趣，硬得像石頭。如果我早知道了這點，我們是不會完結的。」

說到這裏他打了一個呵欠，現得很疲倦，戰鬥了這些年，出生入死；總是與沖沖的，不會有過現在這樣的萎頓。

「葛懷琴現在上那裏去了呢？」我說。

「不知道，給我寫了一封很長的信就走了，她說我沒有了解她，她說永遠忘不了我。」

說完了，他好像了結了一件艱難的任務，抽了一口氣。我呢？彷彿睡了一大覺，睜開眼睛來，才知道還是這麼一回事。

我在腦子裏把這兩個人擺在一處比較，胡立德是一般人知道的爽直人，說話不轉彎，而且，有一種牛脾氣，要怎樣，似乎一定要怎樣。過去，他有一個美名，叫做「硬性情人」。這個名稱的來源是，他有一套愛情理論，常常向人家搬弄，理論硬得可笑，人家就這樣稱呼他。

「硬性情人」與過分自尊的女人碰在一處，問題就發生了。

他自己已經明白，可是這明白太遲了，人和人之間是這樣的：性格上某一點合得來是一回事，性格上的相同之點互相忌刻也是事實，這樣，造成了許多糾葛，造成了許多煩惱，等到明白了這糾葛的原因，而又物是人非，在精神上留下了酸溜溜的痕跡。

訪空軍第八大隊

岷山

大牛奶瓶

這天由北四川路向江灣走，安錫九隊長開着汽車向大場行。事隔八年半，當年江灣一帶劇戰的痕跡是找不到了，中日兩方戰死的人骨頭早已化成泥土，我們身經江灣道上，看見的是清冷的鄉野。安錫九身側坐的是張培義副隊長，張找到了原野上一所大建築物，認得出八年前他做見習官隨羅斯諾甫飛機後座來轟炸的就是這些房屋，當年死在這兒的人不少，落傘被圍自殺的閩海文只是著名的一個。

近大場時，公路兩側的田野更顯得荒蕪，土地在冬季閉暇中長着小麥似的綠草，無人過問的自己滋生，這裏沒有四川成都平原裏的川流不息小溝渠澆灌淙淙的流水。這裏沒有田間陌上的青樹林，江海邊的田原在冬季是如此不中看，連條吃草的牛羊都不見。

有名的「大場農場」就在這裏，人們在報上說過日本軍部佔用了大場幾萬畝田地，生產菜蔬稻米以及家畜家禽，供應上海敵軍數萬人之需。人

指說公路兩側田地就是「大場農場」占用的土地，可是我們却看不出這冬荒且冷寂的土地上會有什麼豐饒的出產。

「在大牛奶瓶底下，就是我們的隊部。」李承初兄指出遠遠的一叢樹，樹上是一隻作廣告牌用的大牛奶瓶剪樣，遠看真的以為是一隻厚實的牛奶瓶放置着，估計起來他至少可裝十噸牛奶呢。

「那是農場裏的乳牛場所在地，如今我們接收之後，乳牛也不知下落了，」有人說：「這叫不處何知去，此地空餘牛奶瓶。」

八大隊人物

八大隊是一支剛由美國學飛機的重轟炸機人員組成的部隊，這些人員都是空軍裏各轟炸部隊裏精選的戰士。大隊長王世澤是早先第二大隊的大隊長，曾遠征台灣。副大隊長顧彭年亦是作戰多年的老戰士。隊上每一位都有一段很長的歷史，若是你不覺多花時日，你可以在隊上聽到許多

空軍掌故與悲壯戰史。

我在八大隊僅僅盤桓一日，看見了許多熟人。

安錫九隊長是最熟的一位，他有一部意大利空軍部長式的鬚子，爲了在軍中服役，他不好意思養這部漂亮的鬚子。我記得在第二大隊，他以參謀主任的身份一定要隨機隊去越南轟炸，結果用⁹⁵俄國飛機達成了二次炸河內的任務。往後不久他就出國赴美，一去三年，回來有了弓箭，箭靶却倒下去，若不是當年他拼命要出擊，好時光一過去你發瘋也別想再得爭記錄了。

錢祖倫與葉雲喬兩位隊長也是久戰的老戰士。錢隊長是無錫人，回到上海猶如魚到水中，他精敏也潑辣，玩時玩得厲害，拚命時也可交出己的那一份，有時可以做老大哥，譬如早年跟孫令銜這般小弟在一道時，有時也就成了一個潑皮的小弟。英文極好，是一個猶在蛻化過程中的人物。葉隊長軒昂厚實的體態使人一見就易與相處。

仲隊附是青海人，青海省籍在空軍中的很少，他在一爐紅火旁，追求十六年前到南京投考中央政治學校邊疆班經過。一支幼苗經過十六年風風雨雨，他成了今日空軍中的少校飛行軍官，以他的能力見識回到青海早已是上校以上的陸軍帶兵官了，但他覺得在空軍中頗有興趣，就那麼逗留眼看要成爲一個終身不能還鄉的空軍軍官了。

劉福莊隊附是我最早熟識的人，我知道這個黑黑皮膚的北方人有他的若干長處。他飛——去炸馬當的次數可不少，他能堅忍所受的痛苦，也總是拿一雙圓眼瞪着人與眼前呈現的景物，慢吞吞的或是說一陣或是默不語，他有點像菲律賓人式的，中等身材，人情世故頗深，在隊上屬於古典型的，他不愛跳舞，有花色的地方不大愛去，好吃點佳菜，常與太太在研究食譜。

看到韓錦桐分隊長，使我不免想到他的要好戰友高冠才——一位陣亡了五年的人物。他們同是廣東海南島

生長向，都是這邊那邊的華僑子弟，飛得都很好。韓失掉了戰友心情不佳了好久。三年海外生活或許叫人早已暫時把過去的放在一隅，但過去的人再見時，免不了又提起過去的人與事。韓是我所佩服的一位飛行員，他是硬骨的人物，極重道義，自修甚勤。惜無機會多談。

最佳的醫務設備

中午，在飯廳與劉錫慕弟相值，他是六年前在西北一個百家中相處頗為親密的一位同事。我看見空軍醫官多矣，像他這般勤於工作的典型却不多。在西北有警報時，他自己開了救護車去東奔西走，還從容的說起太平年間他在山東老家也當開一部自有的老舊汽車的故事。他深夜在急駛的救護車中看護一位飛行失事斷了腿骨的飛行員，趕到蘭州因而不治。他深記這些交通與設備在急救上所起的作用，而每到一處負責醫務就着手設備的索需與乎交通的縮短。這二點成了他的着手業務二大要務。

他邀我去訪問那單獨一幢紅色平房——他的醫務室。這裏有軍中簡便醫院的全套設備。他由門診室引看起，有一盞太陽燈，這是療治神經皮膚損害的用具；使我想到了人類體格弄壞

了，得由如何長久時間以及極大耐心的治療才得以救轉過來之困苦，因而想及人類處處注意體健保持之重要。

化驗室裏一具化驗鏡。我看到查驗白血球的方格玻璃版。那版上方格用眼睛看起來像毛痕，在放大鏡下却成了等間等距的正方格圖案，在一個方格內的血球如少於規定數字，那人是患有某種病的徵兆之一，據此再作檢查，逐漸可得病源。

錫恭搖動一具離心器，這是沉澱小便的工具，以便沉澱後檢查用作判斷資料。

黑色裏的X光器械，是一具百公斤重鋼柱接合成的X光架，其中一塊毛玻璃在由美運華途中震碎了，因此這部X光機來了之後竟用不上。這是真正軍用的，病人可以在担架上放在光版下，像血球滴在玻璃上聽受其上的放大鏡查驗一樣，用不着像過去中國各醫院的X光透視必需立着。

我想像到在世界上最荒野的叢林與沙漠地區，這最新的科學工具經發揮過效率，幫助救轉過多少擊斷骨頭的重傷者。

我看到一具冰箱中放置了二十萬單位的二小時黃色液溶。錫恭說這就是盤尼西林，正在為一個患者使用。我看到蒸溜消毒的鍋子，還有一間放

有八具行軍床的小病室。最後看到牙醫室，這裏只能拔牙補牙，鑲牙屬於各人自己的事，公家不來負擔這費用。目前牙醫室由牙醫士謝滿珍小姐主持，謝醫士是王世壽大隊長的夫人，家居日永，願在其夫所統率的部隊盡一點力，她是華西大學牙醫學士，展其所長，不支薪餉，使八大隊患病者及公家皆受益不少。

九州飯店話舊

隔了一天，我因為還有一位八大隊隊友住於江灣九州飯店中，（收接日軍營房之一部）故又於陽光燦爛的明快氣氛中去九州大廈訪問。當時看到任傳芳，柯芝芬，馮大謙諸上尉。他們都是七年前在武漢保衛戰中同在漢口機場附近九百六十四號大樓上生活的熟友。那時，他們剛由昆明航校畢業初次分發任職，到隊即充任S-48機上轟炸員，每天在S-48機頭狹窄的轟炸員艙內隨機隊出擊馬當那一帶江面敵艦。S-48是蘇聯輕轟炸機，轟炸員坐位最狹小，以至每當飛機作戰失利時，飛行員下令全機跳傘，轟炸員老是不易擠出這一尺五寸見方的艙底門洞而隨機同存亡。所以像畢玉寶死在安慶墜機中，鄭正始死在武漢敵所奇襲的墜機裏。畢鄭都是任柯等的同

學，那種瘋狂的歲月裏，這一羣小伙子不但不會氣餒，反而更加沉默堅毅的支持了過來，直到今天依然健壯如昔。

我們點了一下人數，目前在八大隊的還有楊槐，宋德孚，容應楠共計六人，其他單位裏還有丁振亮等；餘皆在七年以來變成了泥土中的泥土，他們的英名是永留在中國獨立史上，但活着的人多麼想把他們扳起來再笑語高歌一陣呵。

芝芬還是鄉下孩子那麼憨直，說話也是毫無顧忌的直言，這種血性人物實少見，好在他是作戰拼死過來的人，聽者也會同情他而以為可嘉，他與一位會做中條山游擊女戰士的呂小姐結婚以來，獲有二個小孩，呂小姐已由少女而成深知風霜的母親了，芝芬做了爸爸還如自己小孩那麼不脫天真。

我因另有約定，以至話未盡意即告辭，這些熱腸友人盼望我今後能多的相聚，我亦如是想。

最後得介紹八大隊隊附陳景祐少校。陳大隊附是一位學者似的軍官，在彭山的一個晚上，在昏暗的油燈下，他為我不倦講述在受訓和戰略方面的故事。

三月一日南京

空行赴華北

並記我空軍受降經過

天樵

由成都到蘭州

三十四年的秋天，成都下了幾次傾盆的大雨，乾涸了的錦江頓時泛濫起來，如黃河決口一樣。成都本來是一個盆地，急流無法引退，好幾條街道都是水深沒膝。太平寺機場亦變成了水田，飛機無法起落。我們起初原在太平寺集中候機的，這樣一場大水把我們運送到雙流機場住了二天。九月三日的早晨接到命令要飛蘭州；可是必須經過重慶，雖然航程遠了一倍，去看看勝利後的陪都景色亦是樂意的。發動機響了，漸漸的離開了地面起昇於天空，俯望成都似浸在水的中央，四圍發出了明亮的水光。

九月三日是政府確定的勝利日；我們原想在成都或重慶狂歡一下。命令只有服從，只得遵令出發。飛過了龍泉驛，很快的就可以遠望着重慶的大門——璧山。飛機在九龍坡上空一

圈，二圈，三圈的老是繞圈飛行；我的頭已是昏暈了；驚奇的神經迫使我不得不定心向外仔細一看，原來有兩架空運機先我們起落；是的，九龍坡機場在抗戰勝利之初因為飛送接收人員到收復區去，均自此場出發的；中國的美國的空運機全集中在此地了；幾乎每分鐘就有一架飛機起落。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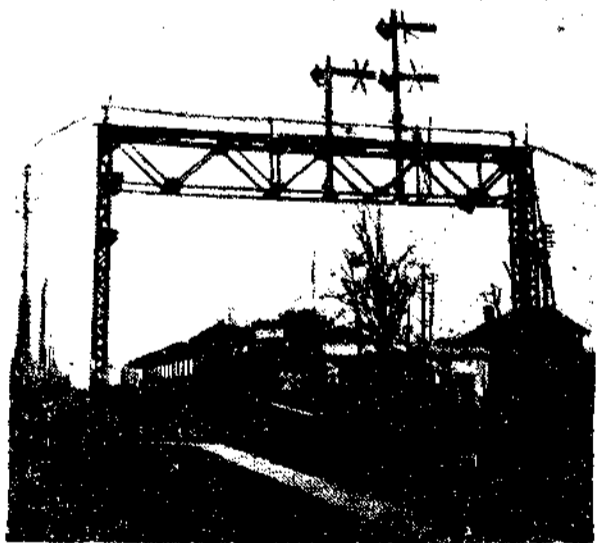
說是復員的神經中樞。銀翅的影側過了真武山的頂上，不免想起了我的家；這時亦必在歡快地慶祝勝利日呢！飛機在九龍坡耽擱不過一刻鐘又起飛了，這時重慶正在敲着勝利日的鐘，醒獅在發吼了！這快樂的聲音一直帶過關山大川雲海長空到了西北咽喉——蘭州。

新鄉所見

我們從蘭州出發到新鄉的這天，正是農曆的八月十五日，月到中秋分外明，豫北的晴空又是一番景色。到達新鄉的次日，由侯司令即召見新鄉日空軍負責人山田少佐，決定了接收日期。新鄉的街市在空中下視時，不



新鄉空軍地區司令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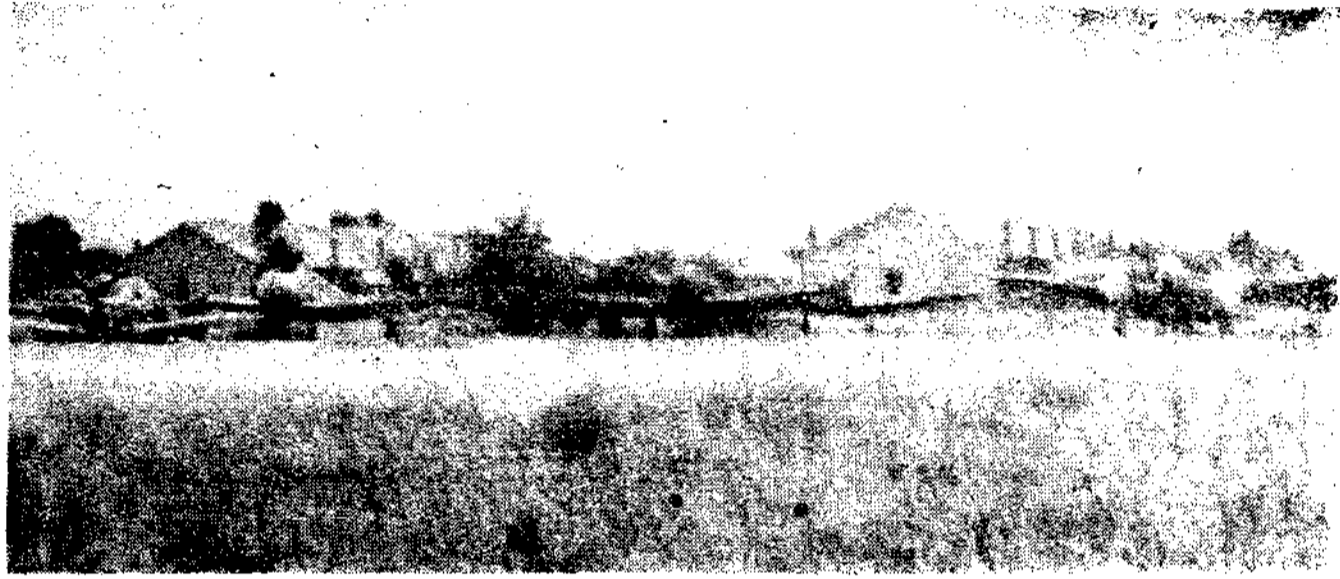
整理後的新鄉車站

過是彈丸之地，城裏祇有疏疏落落的幾家住宅，可是在城西近鐵路邊一帶，倒全是用紅磚砌成的洋式房舍，看去好像很

整齊繁榮，焉知一到地面實地的觀察，祇是一幢幢的軀壳；市面亦蕭條不堪。再順道走到火車站，真是驚人奇蹟：幾十個被炸彈轟翻，或被穿甲彈，燃燒彈打成如蜂窩一樣的車頭，或焚燬的車廂，炸彎的鋼軌，橫七豎八地；一如拾荒舖子的破銅爛鐵，而四週原有的日本兵營，亦被炸焚燬，祇剩頹垣殘壁了。據說在中原會戰之時，我空軍連日來新轟炸掃射，百發百中，在車站附近死亡的日軍有兩千餘名。老百姓在欽佩中國空軍的神勇；樂道之餘，都露出敬佩的面色。

石家莊巡禮

是十月二十二日的傍晚，狹窄的太行山，暗深的橫在西面，我們的飛機已降落在石家莊了。在新鄉出發時，還未明瞭石家莊的情況，不過根據日空軍連絡參謀的報告，飛機可以安全降落的，其陸上交通，以及離開機場一里半里或從機場到市中心的路上，則不敢担保完全了。可是侯司令却很勇敢堅毅；因為他看了日軍連絡參謀所呈送的石家莊日本空軍教育隊移交清冊內，所載的飛機車輛武器彈藥糧服營產數量太多了，不得不冒險到市區一行。石家莊我亦是初次來到，



在石家莊接收的日本飛機



石家莊市容一瞥



石家莊的日本菜市

雖然比不上上海北平的繁華，但是街市的建築，自日軍侵佔以來，加意經營，已趨向都市化了。石家莊市區以火車站為中心，路東是日本侵佔後的新興區，現在已被中國空軍炸燬甚多，路西即原來的市面，據說較前繁華。有兩條東西向的水泥大道和一條南北向的很寬闊的灌漿碎石馬路，市面很整齊，電光燦爛。有幾條新開街，係日本橋民的菜市和住宅區，在我回返

新鄉之時（三十四年十二月十四日）日橋還是滿街自由的走着，和服木屐，幾疑置身於日本呀！當時的局勢雖頗緊張，可是接收工作尚稱順利，日軍將全部物資依照我方計劃分別整修，點驗，保管，遷移，五十餘個素稱好滑兇頑的日本將校和二千餘名日本士兵，馴服得像綿羊一般。

額上的傷疤

岷山

——毛昭品縱談兩次迫降經過——

三十三年十二月，我到三大隊去訪問，人家給我談到數日前荆門那一次大捷，其中除了勝利的部份以外，人家還告訴我，我機僅有一架迫降在外邊，但人是安全的。

「誰呢？」

「毛昭品。」

「毛昭品是怎樣一個人？」我想在荆門大捷中爲他寫上幾筆。

「人長得挺秀氣，是浙江人。」

好久以後，這位長得挺秀氣的飛行員回到隊上來了。我們談了幾乎好幾小時。

從近位談起，他爲我談荆門的戰歷。

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他隨隊出擊敵陣，居於第二隊第二分隊的領隊位置，谷博是他的僚機。在粵漢鐵路土地堂附近，看見火車正要過橋，第一隊飛機沖下去打，毛昭品因爲擔任上空掩護，所以只好眼見人家去創造地獄，自己在壓制着旁觀。加之他的飛機不大好，就只好更升高一點巡邏着。打完了火車，大家又去蒲圻，地面高射砲打了許多黑烟上來，也沒有發現什麼目標，大隊就浩蕩回航，經過返航地點後，都不按回家角度飛，毛昭品知道要去荆門，飛了一會，第一分隊瑞中校向右面

側着沖下去，隨他的唐崇傑也跟着側下去，變成在毛昭品肚下飛的狀態。毛昭品朝下一看，下面是荆門機場，他是順着跑道飛的，跑道上許多敵機，他一想順跑道打不好，拉起來一點以四十五度角對準地面一架單發動機長身子的零式機射擊，一打即起火。拉起後他的正前方是荆門城，他就轉回圍繞着跑道轉圈子；正好一架零式在轉灣，他就追上去跟着轉灣，一開槍，敵機發覺了立刻側滾向東北角的荆門城飛去，毛昭品跟追不捨，到城市上空，敵機作蛇行扭動，打了很久都未擊中，在敵機轉灣時，毛開槍把敵機擊落。毛射落敵機後，右邊敵機一架在射擊毛的機翼，他就向右側，以便隨敵後側轉好改正自己被攻擊的位置，差點就在右側中與唐崇傑的飛機撞上。他爲了讓開，一沖，發動機放出炮聲了，拉起來，他趕緊脫離戰場；爲了避免落在荆門平地，陷入敵手，他向山地飛去。飛了一段路，下面是平地了。他到了一個縣城上空，天已垂暮，縣城裏的燈光因爲來了一架不明機而全部熄滅了，他呼叫一個基地的電台：

「我不是敵機，機場把燈打開，我要落地。」
可是那基地電台對他沒有反應。他只好再藉着暮色飛了一程，油快光了，他看見一個白色大沙灘

在下面，他不考慮的落了下來。落地以後，飛機翻，他連機帶頭部陷入沙中。

用手指挖掘了好久，才把頭部由沙中拉出。爬出飛機，定神看看四週，是一塊江中的沙洲，四面是水，他只好聽水聲等着船來。幸好，不久有人駕舟過來把他接到縣城裏過夜。他當夜用電話報告他的下落，以及在荆門機場的戰歷。

毛昭品的額上有一塊大傷疤。他就給我說這塊疤的故事：

×月×日他隨隊去宜昌鴉雀嶺打日本卡車營房。他攻擊了六次，第四次就中了敵地面機槍彈，可是他不知道，他看見周石麟的飛機冒烟，看見營房起火，他以爲周石麟一定完啦。他在飛時，張濟民在他前面搖動機翼，用手示意叫他跳傘。他一看自己滑油表已到了零度，滑油漏光了，飛機在冒烟，他飛到打地靶的地點，地面公路上六輛卡車在燃燒。他再飛一段，向長江飛，距江水不遠，他飛不成了，落在沙灘上。頭部在飛機落地時碰在瞄準鏡上，額部開裂了，血流出來，他暈過去。

二分鐘之後，他醒過來，額上裂開的傷痕裏流出的鮮血，已經滴滿了他的皮甲克上衣。他想：不久敵人就要來捉他，得趕快離開這地方，爬出飛機也不管頭額上的傷，他迅速的從長江岸邊向內地田野里奔行。

走了三華里，第一個與他遭遇的是一位老太太，他由老太太指點，找到了一位保長。在保長家，游擊隊裏的人來領他走，在一個小鎮上他走入一個人家。還未坐定，日本騎兵來搜索了。游擊隊員帶他躲入一個人家的廚房裏，從一個床底下爬進去，



遇見一位老太太(黃聖作)

那人在外面催促：「對裏面爬，不要作聲。」他爬進去，里面很深遠，是一間地下室，有許多稻草，他一聲不響的在裏面躺着，耳朵尖聆聽着外面的動靜。

他聽到日本兵進屋的聲音，日本兵問屋主：

「有土匪到你們這裏來躲着嗎？」

他怕屋主不信任會說出：

「他躲在我床下的地下室裏。」

心裏以為完了，這一帶混亂的局面下生命是保不住了，他很悔不該隨從這些游擊隊。

可是屋主沒有這麼說。他足足躲在草中二十多分鐘，日本兵走了，他才被喚出來。

頭部開始發炎，幸好他帶了急救藥包，就用些酒敷了傷，當晚游擊隊員領他過沙宜公路，走一些小山；可是因為日本兵守公路很嚴密，他們沒能過去，游擊隊員把他領在一個距日本兵駐處不到二公里的民家宿夜。他看到游擊隊員洗脚吃飯的不介意神情，心中真是百重心事無處表達。

第二天，不能在白天走路，毛昭品真有點焦急

，不時詢問着，游擊隊員說：

「兄弟，你不用急，你有危險，我也有危險，你的出險包在我身上；倘若真是翻了船，那我也脫不得手。」

毛昭品只好耐住性子等着天黑。這天鄭隊長飛機又去低飛掃射，後來才知道這天他把毛的迫降飛機打燒了。他看到飛機，心中只是難過，不知自己能否回到基地與弟兄們重聚。

這一天額上的傷處與心中的難過一同滋長，到夜晚頭部發炎很利害，眼睛都腫得看不見了。由於前二天游擊隊在公路線上割了不少日本的軍用電話線，日本兵一面在亂殺老百姓，一面嚴密了公路線的巡邏與防護，游擊隊員當晚就留下不走。

第三天，五個游擊隊員帶了三枝駁殼槍來護送一位余隊附親自出馬辦這件事。雨中走了一些山路，過了河，又順河走，當晚到了三不管地區，睡到了床。旋又到游擊分隊部，游擊隊裏人看見這麼一個滿身是血的小個子軍人，以為弟兄們捉了日本俘虜回來，以槍相對，後來才知道是自己的飛行員。

傷痛，人走不動了。從這裏，廖司令派人用滑竿抬他走了七天山中小路，沿途是爆竹聲與各色錦旗以及慰語相迎，戰地政治部的女隊員來記錄他的險遇，師長軍長要他對士兵與民衆講話。士兵拿手榴彈去河中炸魚來請他吃，甚至一個兵太高興了，不會游泳，看到滿河面漂着死魚，跳下去上不上而淹死。

毛昭品心中很感激廖司令的部下，沒有這些忠勇的游擊隊員，他是定會被日本兵俘虜去了。他更特別感激余隊附，這位和尙頭的四十多歲中年人，送他到了前方基地以後，留了一張小照給他，又回到戰地打游擊去了。

毛昭品經過這次戰地苦痛經歷，深覺游擊隊的



五個游擊隊員來護送(黃聖作)

辛苦與偉大，他要筆者特為報導這些不為人知的無名英雄事蹟。

毛昭品又談到一次他與陳鴻鈞二個人合擊敵機一架的故事，那是一次十八架沙魚機同去當陽投彈以後的事。他們到嘉魚去打敵船，向東飛，敵機發動飛機一架向東北飛，正在毛的下面，他與陳鴻鈞沖下去，敵機作慢滾逃走，毛以為是戰鬥機，二人追着把敵機打中落在地上燒掉。然後又順長江下去一路打了好些船才返回。同去的美國人說：「看見那敵機在發動機冒烟掉下去。」

毛昭品是浙江奉化毛家的一位晚輩。中年的母親由弟弟侍奉着，有一位姊姊和一位未婚妻水小姐，在美國還結交了好一些令他思念的美國小姐。

他自己小個子，人挺清秀，說浙江人的普通話，可是由於受傷以及辛苦的飛行戰鬥生活，他近來很消瘦，有時且咳嗽。當他在離隊去休養時，他捨不得離開隊，說：

「我真不愛住醫院，可是我在後方又沒有家，到那裏修養去呢？唉！」

我祝他在川西盆地養得結實點，再早日回到戰鬥的家中來。

稿約

1. 航空理論・報導・速寫・小說・翻譯・及照片漫畫等，一經刊載，文稿每千字致酬二千元，照片每幀一千元，畫稿每幀二千元。
2. 來稿須用稿紙繕寫。
3. 刊用各稿，本刊有優先集印叢書之權。
4. 請勿一稿兩投。
5. 三千字以上之文稿及照片漫畫，附足郵票者一律退還。

徵求基本訂戶

1. 本刊為普遍供應起見，特徵求基本訂戶二萬戶，每戶預收法幣二千元，按期優先寄遞，至書款完畢時，再行通知。
2. 一次訂閱一份者，按每期定價九折優待，五份者八折優待，十份者七折優待。
3. 不寄不另加郵資，但掛號航空快遞等郵資由訂戶負擔，概在書款內扣除。（用何類郵資寄遞，務請註明。）
4. 本刊新出叢書，基本訂戶有優先購買權，並照定價八折優待。
5. 訂戶書款概收現金，但郵匯不通之處，可用十元郵票代金。
6. 書款請匯交南京建康路郵局轉本社。

楊 紀 著 鉅 二 編 寫 者 記 報 公 大

版年六四九一

學文告報

覽要國中

南西時戰

內容要目
第一、建國綱領
第二、國家建設
第三、國民生活
第四、民族復興
第五、國際地位
第六、社會福利
第七、教育制度
第八、經濟發展
第九、政治改革
第十、軍事現代化

戰時西南局勢
抗戰前途之展望
西南戰事之進展
西南交通之建設
西南經濟之發展
西南教育之改革
西南政治之革新
西南軍事之現代化
西南民族之團結
西南國際地位之提高

路南河海上店分

店書新百

路馬四海上店總